

新文化潮

博士外史

浪漫長篇



新文化潮
目次

博
士
外
史
上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5 4235B

513924

- 一 朱夫人演說新文化 董二哥隱忍中毒羞
- 二 萬丈愛河一舸輕蕩 半床明月二嫂傷情
- 三 章博士提倡情人制 黎媚梨離婚跳舞場
- 四 醋霧氤氳當場三擊掌 淚痕點點悽絕一封書
- 五 妄肆箠鼓打倒舊家庭 別具慧心實行同性愛
- 六 產婆末路忽遇奇緣 經理多情特開醫院
- 七 入醫院萍影墮私胎 撮合山沈燕談戀愛
- 八 冰筵談笑博士逞詞鋒 屬耳垣牆女郎籌妙策
- 九 好夢如雲悵懷陳跡 新粧入妙小戲情人
- 十 辭故壘沈燕下堂 感前情喜蓮入穀

長篇浪
漫小說
新文化潮
上

一、朱夫人演說新文化 董二哥隱忍中葦羞

朱夫人是誰？她以甚麼資格來演說新文化？在本書開宗明義第一章的時候，當然將以上兩個問題，先行解決；要解決這兩個問題，請先敘朱夫人的略歷。

朱夫人是新文化博士前度的夫人，但現在已取消了博士夫人的資格；她因為和新文化博士相處甚久，很受過浸潤陶冶，故對於博士的所謂新文化，能澈底的了解而貫澈，也能夠推闡發明，比了普通對於新文化抱着附議態度的人，自然有天壤之別；有許多警關的地方，連新文化博士靜聆之下，也



許要深深佩服呢！

朱夫人說：

新文化是廣義的，並不是專指一事一物而言的，其間包含着科學藝術文學以及一切事物的。研究新文化的人，第一要認清以上的標題，然後按着步驟去進行，才不至于誤入歧路，及發生偏執的阻礙。而且這新之一字，是含着時間性的，沒有一定標準的；譬如過去時代以爲新的事物，到了現在，誰都不能再當牠是新；現在新的事物，到了將來，也沒存在新的可能性；故我們不能以研究現代新文化爲目的，一定要有新思想和科學的眼光，極力闡發，總期研究出未來的新文化，那才有真價值。

新文化的意義如此，新文化的價值如此；故人們應得切實的去發明，不可人云亦云，隨聲附影。但是新文化博士的所謂新文化，却又不然，他所講的

新文化完全注重於男女兩性之間的，雖也含着科學藝術的意味，可已是狹義的了。

博士是以提倡新文化得名的，故人家不稱他姓名，却簡稱他新文化博士；他對於男女兩性間的新文化，很努力的去闡幽發微，弄出許多奇特的論調，博到青年男女的好譽；然而根據了科學眼光看起來，他這種新文化，是不澈底的，也許是虛偽的造作的，但在沒有了解科學藝術——新文化真諦的青年們看來，一時非但不容易戳破他的虛偽，還很容易受他的迷惑，而羣起附議；在博士既享盡盛名，坐收利益，而一班附議式的人物，也可以連帶得到新文化的頭銜。

博士的新文化是虛偽的，這句話有甚麼證據？一則他單講兩性間的新文化，已是違背了新文化的原則，二來他所著關於兩性間的文章，一半造作

決不能現諸事實的議論；一半抄襲了過去時代的性著作，改頭換面，加上幾個類似科學化的名詞，來欺騙青年，更沒有新文化的價值；他的虛偽，在這兩點上，已可以肯定了！但他的虛偽，還決不止此。

新文化博士吸引青年的魔力很大，他吸引的方法，也如濟顛僧一樣，有句六字真言，叫做『性』『美』『科學』『藝術』。這六字真言，多麼能夠打動人啊！其實他對於這六個字，連半個字也夠不上談；這句話他若憑着良心去自問，也一定能夠承認的；科學和藝術，或者還有一些兒皮毛，美的智識，可以說完全夠不上，至於性智識，更是幼稚而不堪承教。外界的人，只看了他紙上之談，沒有實地的調查過，所以假面具一時還揭不破，還有人信以為真。

我在沒有和他同居以前，對於他的著作，也很相信，也很佩服！就是和他結合，也是根據着這相信和佩服而發生的。誰知同居之後，這位新文化博士

的虛偽一天一天的顯著敗露了；使我異常的失望，故不久就離婚，他的虛偽式的新文化，在我面前，已完全失去了牠的發展力，這也是我以個人資格，在嘗試中得來的教訓；大可以促迷信不合理新文化者的醒悟！

至於明知他虛偽，尙自崇奉他，替他吹噓的人，也是有的；但不是真的信任他，不過是互相利用罷了！這一類人物，却也不在少數，大概可以分做數類：一、浪漫性的青年，他們原是以兩性接觸爲樂事的，但是在社會環境底下，還不能逞所欲爲，而招人家的指摘；現在借了研究新文化的美名，而實行他們獸性的行爲。

二、科學化的青年，他們是崇拜科學的，迷信藝術的，現在既有人提倡說：性是新文化，也是科學化藝術化的，他們自然向科學藝術裏鑽進去竭力的探討。

三、無聊的藝術家，他們本來是拿藝術二字糊口的，也完全是假的，欲待出出風頭，多弄幾個錢，一定要有個假借，得此機會，自然踴躍附從。

以上的幾種人，並不是不知道新文化博士的虛偽，然而要借着他自己，當然不容不隨聲附和，竭力提倡。新文化博士自然也樂與周旋，收那相得益彰之利；後來索性連絡起來，設立了一個新文化研究會，聚許多老少男女於一堂，名爲研究，實行獸性，甚麼事都幹出來了！他們却怡然自得，恬不爲怪，還以爲非如此，是不合科學和藝術的，也是不合於新文化原則的。唉！新文化的意義，是這麼的嗎？其中幾位主要人物，有江小平、董二嫂、一舸女士、余應程、黎媚梨、馮喜連等一千數十人，鬧得滿天星斗，笑話百出，我現在拿來詳細的報告一下吧！

以上是朱夫人對於新文化博士所發的妙論，雖甚簡略，很有價值，根據

了這一段妙論，至少也可以證實新文化博士偽科學偽藝術罪案。至於她所講幕中人的歷史，雖不免言之過甚，但不至於全屬空中樓閣。朱夫人所講，本可以用速記式照錄出來；不過冗長繁複，很覺累贅；故我竟把朱夫人的演詞，略略編次一過，用小說體裁連續貫串起來，眉目比較的清清楚楚些，讀者也可以增加趣味，不至感到枯燥的弊病。

但是我有一句話要先行聲明。我演述這部書，是使沈溺的青年，早些覺悟，早些自拔，去趕那活潑而有爲的前程；沒有沈溺的青年，及早避免這條死路；並不是叫人家也學我書中人的行徑，向自殺的途徑上走的。只要看書中浪漫人物的結果，就可憬悟了！若也有人說這部新文化潮也同性史性藝一樣的作品，我却不敢承當。

江小平是新文化博士第一好友，也是第一信徒；他對於博士的學說，非

但能盡心研究，而且能以身作則，他和董家嫂子的一回事，不是他在性潮中自畫的供狀麼？我想凡是讀過新文化博士所編的性潮的人，大概還能記得，不必我再曉曉的縷述；至於江小平與新文化博士的關係，董二哥以及江小平所稱瓊花姊姊歷史，誰也不知其詳，到不容不補敘一下。

江小平是個大學生，也就是博士的高足，平日受了博士性教育的薰陶，性藝術的指導，迷了本性似的，一心一意，專望性字上用工夫，然而他還是初人性海的人，欲待躬親嘗試，又苦沒有機會；於是就不能不降格以求，促其實現。

瓊花是董二哥的妻子，也就是江小平親親暱暱，口口聲聲所稱的瓊花姐姐；年紀足足有三十五歲以上了，那裏是甚麼瓊花姐姐，簡直是瓊花姥姥；臉上的縐紋，就是她年歲的明碼；縱然用了雪花膏，白蘭霜塗上，還隱約的露

出一條一條的縐摺；不是江小平飢不擇食，怎麼就會愛上她呢？

瓊花是董二哥的妻子；但二哥是個生意人，一年到頭，爲着衣食問題，東奔西走，在家的時候很少；「商人重利輕離別」，二嫂怎麼不抱憾呢？但董二哥也不是甘心拋棄了妻子，去受這奔馳之苦；也只受了衣食的驅使吧！二嫂看了人家夫婦成雙捉對，如蝴蝶兒般的甜蜜，終不能不生怨望！故一遇了江小平，就不顧一切，毅然決然的倪身相就。

他倆既然背了董二哥暗地結合起來，瓊花却非常滿意，同時也感覺到男子的心，是最不可靠，而容易洩漏祕密的，嘗對江小平說：

哼！你們男子……心是不可靠的！說不向別人說，那裏真不向別人說！

江小平在當時要博她歡心，自然要立盟設誓，表明永不向別人洩漏的決心。但是終究跳不出瓊花的預料，第一個就在新文化博士前訴說經過，非

但赤裸裸地的報告個淋漓盡致，而且還加油添醬，造作些合於科學，合於藝術的話來，把瓊花捧得人間天上，絕世無雙；報告了不算，還將此事的前情後果，寫成筆記，使大家知道，竟違背了當時的「山盟海誓」。

但瓊花原如個舊式婦人，對於勾搭江小平的事，是瞞着丈夫幹的，是祕密的，不似與現代新人物一樣，可以將這種事公開的；她要江小平守祕密，還不是怕董二哥知道麼？現在經江小平一番口頭的宣傳，弄得大家都知道！董二哥究竟也有耳目的，怎麼會毫無聞見呢？

董二哥雖是商人，却也很要面子，知道了此事，心中異常憤恨，又不好鬧穿，給人家笑話。但那時江小平仍舊住在他家，於是馬上就下逐客令，瓊花雖則心中不捨，但因江小平違背她的叮囑，也不免有些懊恨，並且無法制止丈夫的驅逐，只索任其所爲了！

董二哥下了逐客令之後，江小平明知是爲了那件事而起，欲待抗令終覺得自己理屈，不容不搬出董家，另行租認房屋。他又聽了董二哥臨了兒的一番恐嚇的話，不覺有些害怕，故沒多時便一溜煙的跑到上海，以避免恐嚇話的實現，讀者要知江小平到了上海之後，作何行徑，有何機遇，請看下文。

一一、萬丈愛河一舸輕蕩 半床明月二嫂傷情

江小平到上海時，同行的有新文化博士以及幾位異性的朋友；其中有一位一舸女士，也是博士的信徒，生得圓圓的臉兒，肥肥的身體，白膩的肌肉，就審美上說來，姿色却比普通婦女們高上幾倍，但也不能說是十二分的美麗！或者是穿着衣服之故，所以不能顯妙處之所在。至於藝術一層，沒有和她接觸過的人，決不會知道的，但照我理想起來，一定有不可言語形容的妙處！否則新文化博士江小平這一班人，如何會敬愛她，愛戀她呢？

一舸女士的美，或者在於曲線美，她的藝術，一定在於……，但她對於任何事情，一切公開，平日所作的事，不論何人，都可以聆她赤裸裸地報告；而且還可以引用生理學解剖學以及性慾學來證明她的行爲，是合於科學，合於藝術，而非非常美化的。凡聆過她雅教的人們，誰也得傾心領會，如飲了葡萄酒般陶醉，而願與她終身相從，好得到科學藝術的美化和愉快！就是博士與一舸女士的結合，也完全在這一點上。

博士第一次和一舸的接觸，是在影戲場；恰巧開映的，有美人出浴一幕，就引起了他們倆的談鋒。

這一幕出浴，太不澈底了！非但只露出半身，而且還傾着身體，毫無美點，更談不到曲線美。一舸女士很不滿意的說着：却引動並坐在旁邊的新文化
博士

是的——既然要拿曲線美來表揚藝術，萬不該這樣藏頭露尾，使人家得不到研究的機會；極應該將各部的肌體，完全供獻給觀衆，使人家知道女子全身美的所在；不至如隔靴搔癢，不能使人滿意！尤其應當表演各種姿勢，或立或仰，這樣既使觀衆滿意，也可以顯她真正的藝術。新文化博士說着：一面笑嘻嘻的望着一舸女士，等她的答覆。

在那時候，一舸女士本來不認識博士，但聽了他一番話，知道他也是個同志，而能夠贊助自己議論的人，自然如磁石引針，琥珀拾芥一般的一觸即合。便也含笑向博士點了點頭，說聲不錯，表示對於他的論調，十二分滿意的。博士受寵若驚，連忙從袋裏取出一張奇突的名片來，恭恭敬敬，雙手捧着，送到她手裏。

那張名片，右上方刊着「性慾學博士」和「北京性慾學院教授」這兩

條頭銜，已何等的驚人奪目！正中間刊着章鏡琛三個較大的字，大概就是他的名字了！左下方還有廣東潮州四字，一定是這位博士的籍貫。

哦！——原來就是新文化博士失敬！我往常聽人家說：博士的科學藝術，實在是奧妙無窮，勝人萬倍；我早有心要拜聆高論，共同澈底的研究和討論，實現真正的美化；但苦沒有機緣，無從相會。今天真巧極了啊！誰也想不到會在這裏相見，這是何等可以使人懽慰的事啊！博士——我今天纔得到懂科學懂藝術而美化的異性朋友。

一舸女士，掉着如簧之舌，向博士講：一方面還時時轉動流波之目，瞧着博士，此時的新文化博士被她春雲般的妙語罩着，秋水般的眼波注着，梨窩般的笑頰映着，多麼甜蜜而陶醉啊！正合上一魂靈兒飛去半天，「的一句話了！博士在這甜蜜陶醉的一剎那間，心也跳了！氣也促了！腦筋也紊亂了！欲待

找幾句妥貼的話來答覆她，竟半句都說不出來。

那時好的影戲已映完了，觀衆都紛紛散去；一舸女士立起來，與博士握手道：今天本當請博士到寒舍去坐坐，只因日間預約下幾位朋友，不能如願，很是抱歉！明天我再備簡恭請吧！博士自然唯唯受命；於是二人挽手同行，出了戲院，才歡然道別，分道而去。

新文化博士自別了一舸女士之後，心中感受到非常的愉快；她的小影，她的論調，却深深地在他的腦筋裏留下一個印象。到了家中，只恨光陰過得太慢；若是過得快些，那一舸女士的請柬，豈不是能早些接到麼？他一刻一刻的巴望，一天一天的過去，直到第四天午後，才接到一封信，果然是一舸女士所寄，約他即日晚間，到她家去相會。博士自然喜出望外！一到五點鐘，竟自趕奔到目的地去。

新文化博士走到目的地左近，正在尋看門牌，忽聽前面有人喊道：新文化博士這裏來吧！博士看時，原來一舸女士已倚門久待了！連忙趨前握手相見。

博士——我曉得你是個信人，決不錯時的；連日因被許多朋友纏着，未能和你暢敘，很是抱歉！一舸女士帶笑的說着；博士也不免說些閒話；二人就攜手入室，一舸女士領着新文化博士進門，繞過客堂，直到她的房內。

新文化博士走到裏面一看，真是精緻極了！靠西安放着一張大銅床，磨擦得金光耀目，床上的被褥毛毯，五光十色，相映得十分的豔麗；一架西式衣櫥，一張梳粧台，分置左右，桌椅也擺得很齊整；臨窗還有一只寫字檯，檯上陳列着不少書本，也有本裝的，也有洋裝的，大概都是金瓶梅性交論一類著作，於此也可見一舸女士平日的精心研究，好學不倦了！四面牆壁，完全用白堊

粉飾，上面足足掛滿了鏡框；框內所裝置的都是活靈活現的模特兒，而且是完全盡顯其曲線美的，使人看了，心往神馳，可以平添上不少的美感！博士初來此地，真弄得如入寶山，不能不佩服女士的布置的壯美。

女士——你的布置，真美到極點了！真有藝值的價值！我從沒見過人家的房間，布置得有如此動人美感的。女士——你莫不是天上的安琪兒麼？還是愛神的舞侶？否則，決沒有如此的曼妙啊！章博士五體投地的佩服，十分誠意的贊揚着！一舸女士到很冷清很沉默的說：

這算得甚麼，不過是使女們隨意設置罷了，講不到甚麼藝術和美化；博士——你不要詆人吧！

原來一舸女士的藝術——美點——學識——完全不在於表面的設備上，尤其不是拿粉飾牆壁，懸掛字畫做能事的，她的藝術美點和學識，非經

實驗，是決不會表現的。博士是初交之人，而且是偽藝術偽美化偽科學的人，怎麼會知道其中的玄妙呢！故沒口的嘆賞，不意却被女士幾句話澆上一勺冷水，他心中一動，方知女士的藝術美點，還不止布置房間。侍女既能布置得如此精美而貼切，女士的藝術，當然更要格外高明了！想自己枉負虛名，決無如此思想，不免暗暗地叫聲慚愧。

一舸女士的藝術，真高到極點啊！但她的藝術，是從何處得來的？這個問題，很使人注意。

她原來是藝術大學的高才生，還是社交科第一人畢業的。她本來也和普通人一樣的處於舊家庭舊禮教下的一個弱女子，自從畢業之後，鑒於舊式家庭的束縛，舊禮教的拘迂，足以破壞青年的意志，剝奪青年的愉快，故不惜犧牲一切，與家庭脫離了關係，獨自一人，賃屋居住，過她浪漫的生活，却自

由自在，毫無拘束。否則，就是新文化博士與她親暱十二分，恐怕也不能如此便便當當的直入綉闥，而見到如此優美的布置。

她倆的談話：很能夠免除俗套，並不用寒暄話來開場，劈頭就提出值得討論的幾個問題來，互相研究，互相詰辯，以求最後而澈底的解決。她倆所討論的問題是：

男女的結合，應當有何種條件，才能美滿？

公夫制與不嫁主義，是否適合青年男女的心理？

制慾與洩慾以及性交的適當行爲的解決法，和怎樣方始可以達到真正美化底目的？

人們爲甚麼要用衣服障蔽天然的美點，與爲甚麼要避處親暱，而暗藏其美化的神態，視爲可恥之事？

以上四大問題，都是一舸女士提出與博士討論的。

男女的結合，當然的條件，是愛情，精神的結合，是愛情上一個大前提。故於其說男女的合條是愛情，到不如說精神是男女結合的第一條件，

博士用哲學式的口吻，津津有味的說着：一舸女士却起而反對道：

不——一定不，你的理論，不合於現代潮流，已成了時代的落伍者；男女的相交，大前提當然是發揮性慾，大家應當注意於性慾上的美滿和愉快？我以為第一要品貌相等，第二要性情相同，第三男子的體質，一定要強一倍以上，兩下才可以結合，才可以達到美滿底目的。

博士沒有辯論的餘地，只好連連稱是，甘心低首，佩服得百脈齊舒，一心敬禮。對於以下諸問題，也不敢先發議論，先請女士發表意見，女士也毫不謙讓的說：

現在男子，往往以一人而娶數女，以至數十女，司空是慣，不足爲奇；但行之於男者，自然也可以行之於女，也儘管一女而嫁數男或數十男了。然而多妻的人，常常因爭夕而引起風波，多夫制雖合於青年女子的心理，恐怕也跳不出相同的弊竇，豈不是欲求愉快，反惹煩惱麼？總要想個處置的妥法。

博士說：

不錯，多夫制誠足以引起糾紛，非要改良不可；依我的心理，於其說女子多夫，到不如提倡不嫁，但這不嫁主義，就是獨身主義，並不是叫人家抑制性慾與保守貞操；却是打倒夫婦的名義，而實行多夫的制度。譬如你有三十個情人，表面上一般的朋友相待，你今天心上歡喜誰，就和誰做臨時夫婦，實行夫婦的交接；明天後天，儘管隨意更換，決無問題發生，這是合於獨身主義底原則的，而且最適合現代青年男女的心理的。

一舸女士說：

是的，但是獨身主義這個名詞很不好，非改良不可；這分明以情人爲夫，在實事上，一定不能稱爲獨身主義，博士你看改甚麼名目，較爲妥貼？

那麼改爲情人制好不好？博士不暇思索的回答着：

一舸女士很歡迎的說：

博士：你真心機靈敏極了！這個名字，題得真好啊！情人制真妙極了！非極力宣傳和提創不可；否則，青年女子們，決沒有澈底解放的一日。博士——你是以新文化名震全國的人，這提創和宣傳的責任，應當由你負擔啊！應當趕快的設法提創。

她倆討論了兩個問題，天已晚了，一舸女士就請博士同吃了晚飯，一同到美貓跳舞場去，以下兩個問題，只得留待下次再行討論了。

那夜博士回去，恰巧江小平過訪，博士自然將這次奇遇，陳述一遍，不免還要鋪張揚厲的大放厥辭。江小平正在失意的時候，一聽了這段因緣，又是權羨，又是懊喪，就將自己一切經過情形，詳細敘述了一遍；博士也替他惋惜了一番，並且說：我們正想到上海去宣傳情人制，到不如我們同行，也好分任其事，這就是他們結伴同行的起因和目的。

董二哥自驅逐了江小平之後，依舊去做他的生意。但瓊花却憑空失去了一個情人，閨房獨處，多麼的無聊啊！人在無聊的時候，最容易發生感觸！一輪團圓的明月，照着她孤單的影兒，這是何等地的淒涼啊！怎能夠使她不悲傷呢？

不幹的事情，現在已經幹下了，一生的名節，現在已染上污點了；一次如是，十次百次，也不過如是；戀一個情人如是，有了十個一百個情人，也不過如

是名譽已經壞了！要收也不容易收回，於其不再幹而收不回名譽，到不如一路幹下去啊！

董二嫂獨自對着團圓的月兒默忖着：早已決定廣結情人，做成個浪漫派的新女子，再也不受舊禮教的束縛和丈夫的監視，唉！——董二嫂不是個舊式女子麼？她那種新思想，是誰的灌輸啊？她的浪漫，是誰造成的啊？還不是江小平一人之力嗎？

董二嫂既然打定了主意，以後自然依着步驟進行，不再受獨宿孤眠的苦境，而做實行情人制的先鋒，要知以後之事，且待下文再敘。

三、章博士提倡情人制 黎媚梨離婚跳舞場

一舸女士自從與新文化博士一見後，即成了吻頸之交，非常的親暱，差不多竟成了他的戰利品了；因為她雖然是情人制的創導者，然而在情人中，

對於他不無偏重些；其中大概也總有可以倚重之處，或者是博士的魔力，可以戰勝一切情人，而可以使女士滿意。

他並且要求女士將肉試的經過，用深刻的描寫演述出來，拿經驗和藝術，示青年男女們以相當的方法。一舸女士本來事事公開的人，自然不吝色相，以身作則，竟其詳詳細細的寫上一篇洋洋數千言的妙文，毫不苟且的揣摩出來，題名爲「我的性」；博士因她做了這篇妙文，就有發行性潮的動機，又徵求了江小平喜連等幾位浪漫青年的關性慾經驗的著作，不惜工本的發行性潮，主腦却在一舸的大作，其餘諸人，不過是借賓陪主而已！並且將一舸女士前所提出而未解決的問題，也附帶的在書中發表出來；一班青年朋友，對於此書，非常的迷信，故不上一月，新文化博士的大名，早就不脛而走。他們發行性潮之後，就連翩赴滬，盛名之下，自然受盡人們的歡迎；新文

化博士當然趁着機會，廣爲宣傳，性潮的廣銷，是他宣傳初試的成功。於是就拚命的在筆墨宣傳上大用工夫，辦小報，編雜誌，種種奇祕的著作，層見迭出，功效比了廣告的宣傳力更要大上幾倍；於是情人制的呼聲，一天高似一天，而漸漸地實現出來了。

一舸女士和博士，都是情人制的創導者，故廣交博愛，隨心所欲，誰也不能制止誰，尤其是誰也不能疵議；高興與誰跳舞，就和誰摟腰接吻的舞着，高興和誰親暱，就和誰同枕並頭的親着；有時她倆也一同跳舞，一同親暱，好個提創情人制的她倆，竟能破除一切，以身作則，真可令人敬畏，真可令人佩服啊！被舊禮教壓迫的青年男女，誰還能不興起而附從呢！

上海的舞場，本來寥寥無幾，除了卡登等外人所設立以外，就有也很不美滿的，不過敷衍了事，略備一格罷了！自從情人制實現以後，青年們欲結情

侶，非借重着跳舞爲媒不可，舞場竟成了需要地方了！投機的人，自然應時世的需求，籌集資本，鉤心鬪角的經營起來；不上幾時，先後已開了好幾處，籌備而未開的，也不在少數；但命名總是甚麼黃雞啊！白狗啊！琉璃洞啊！很是不易解索，大概也是在公開交接的一件事上着想吧！然而男女青年，却不愁沒有結合的場所了。

舞場業既然風起雲湧，非但男女多幾個接觸的機會，和結合的場所，並且一班浪漫女子，也多了一種職業；舞女的生涯，是何等浪漫的，雖不像娼妓般專以皮肉供人需求，然而也是同樣以肉體供人家擁抱取樂的；在舊式人物看來，這種生涯，也甚苦楚，但她們却視爲非常愉快而甜蜜的事，恐怕是情人制的誘惑吧！還是受經濟的支配？現在舞女的程度，到不在乎舞技的精美，第一前提是面貌的優美，和交際的手腕，並且也儘有良家婦女，如黎媚梨一

般的人物，也甘心去充舞女，給不相識男子去擁抱密吻。

舞女中最漂亮而最浪漫的，要算是黎媚梨、黎馨蘋等一班人物；她們或者是落伍的電影女星，或者是脫離舞台生活的坤角，大概都是過慣浪漫生活的女子；甚麼商店職員，公司招待等職業，不是嫌生活的枯寂，就是嫌經濟的不足，或者嫌這種職業太卑下而不屑爲，不如做舞女的高華自由得多，而收入又比較來得豐盈，遇着了醉心的青年們，揮金如土，予取予求，極不費力，很足夠一己的揮霍，這種生涯，自然比做店員招待好得多了。

自從舞場興盛以後，浪漫女子中的優秀者，盡做了舞女了；一班青年好狎遊的人們，都拋撇了嫖的生活，而從事於舞的生活，在他們的目光中看來，舞和嫖是同等的，一樣是尋歡取樂的，並沒有甚麼分別，也並沒有甚麼藝術和甚麼價值的所在；跳舞，不過叫堂唱一樣，開香檳，也不過是變相的吃花酒。

罷了！那末供人擁抱的舞女，也不過是變相的妓女罷了！

黎馨蘋是白兔舞場的第一漂亮人物，她本來也是女星之一，大概是藝術不精的緣故，就成了落伍者；然而浪漫的根性，却從此養成了，後來曾由某公司聘爲職員，她總嫌其枯燥，而且月薪不足供揮霍，竟其不就；其時恰好白兔舞場徵求舞女，馨蘋就出其平日的舞藝，歡然應募，果然得到場主的賞識，而聘爲舞女的領班，從此黎馨蘋竟做白兔舞星了！她以面貌的美麗，舞術的精嫻，以及手段敏活，善於人交，足夠使青年男子，見而麻醉；於是入白兔舞場的人，誰也得就馨蘋跳舞，黎馨蘋三字芳名，也漸漸傳布於舞界了！

黎馨蘋舞侶中有顧西汀其人，是一個翩翩公子，既有財，又有勢，尤其傾心於她；每日裏總摟抱着馨蘋，在悠揚的樂聲中，迴旋狂舞；久而久之，馨蘋成了西汀的專利品了！馨蘋雖做此生涯，不能拒絕其他的舞客，不和他們同跳，

但心中總有些不願，交接時，也不像對待西汀般熨貼柔和；在西汀也不願她和旁的男子同舞，這可見她倆的相愛了！有人說：黎馨蘋與顧西汀由舞侶而變成情侶了，由情侶而實行同居之愛的日子，怕也不遠呢！

不錯，她倆已由舞侶而變為情侶了！但西汀原來是另有情侶的；他原來的情侶，也是從舞侶而結合的，並且不止情侶，已經實行同居了！他的情侶，究竟是誰啊？就是大名鼎鼎的黎媚梨啊！媚梨本來也是一顆明晶晶的電星，是顧西汀過去時的專利品，他們由舞侶而情侶，由情侶而同居，同居之後，還時常見他們甜蜜蜜地擁抱着，跳舞於樂聲悠揚中啊！西汀如今却換了舞侶，將她拋撇了，今日情侶的將來，恐怕也和今日的她一樣地難免拋撇！然而在當局的人們，怎會得感覺到這一層呢？到惹得冷眼旁觀的人替他們擔心。

喜新厭舊，這是人們的常事；顧西汀的拋撇黎媚梨也是如此；在初時，媚

梨還不在意，然而時日一長，就不免有風聲傳到耳朵裏，女人家的心地，是最褊狹的，怎能夠容丈夫有情侶呢！況且愛情只能兩方發生，而決不容第三者參加的，如今西汀既有了情侶，媚梨又如何肯甘心呢！自然要發生酸素作用了。

媚梨得了風聲之後，就切實的着手探查，這件事情，凡來往舞場中的人，大都知道的，並且在西汀和馨蘋結爲情侶，是公開的，並不畏首畏尾，瞞人耳目的，故媚梨略一調查，已知底蘊，不由的心中震怒起來。

黎馨蘋也是要好的姊妹啊！不想他竟這樣的狡猾，奪人之愛，真可惡極了！非設法報復不可。

媚梨獨自悲憤的默忖着，等到往常和西汀上舞場的時候，便略躊躕的披衣出門，坐着車子，往白兔跳舞場去，那悠揚的樂聲，也好像挾着嗚咽的聲

浪，一聲聲送入她的耳鼓，可憐的她！到此時一顆芳心，好似落花般一片片的墮下，那提創情人制的新愛神，正在那裏哂笑她的見識不廣，而自尋煩惱呢！

此時顧西汀和黎馨蘋正在摟抱着，作却而司登之舞，應着樂聲，疾徐轉動，來來往往，如一雙在微風蕩漾中的蝴蝶，粉面廝磨，螭螭偎玉，又比如目之魚，這是何等陶醉，何等甜蜜的事啊！叫人家看了，怎麼不由羨而生妒呢！她倆舞畢時，還依依不捨的接了一個長吻，才笑容可掬的挽手同下。

她倆輕盈的舞態，親愛的偎抱，甜蜜的接吻，在無關痛癢的人看了，還要望洋興嘆，起羨妒的念頭；何況是前度情侶而被拋撇的黎媚梨呢！他倆的狎昵狀態，媚梨都看見了！西汀的喜新厭舊，拋撇媚梨的決心，也證實了！更不容媚梨不去和丈夫交涉。但男子的心，是不可靠的，她究竟是個落伍的弱女子，交涉恐怕也不能定操勝算！但她在憤恨之餘，也顧不得許多，逕自闖入去。

西汀和馨蘋並肩疊股的坐着談笑，忽見媚梨怒氣沖沖的趕到，二人心中，不免一跳；馨蘋本來和媚梨也是很要好的，自然勉強起來敷衍；媚梨心中狠極了！完全給她個不瞅不睬，憤憤的向西汀對面的一隻椅子上坐了。

我和你自同居以來，有甚麼虧負你的地方？你爲何要拋撇我，另戀他人？你從前的宣誓，是怎麼說的？現在統共未滿半年，你就忘懷了不成？拋撇是不能制止你不拋撇我，但以後如何處置？我到不能不有一個解決的辦法。並且我自今天以後，決不再希望你回心，戀我愛我，我也決不能再仰人鼻息的戀你愛你，你只須給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了。

媚梨一句頂一句的向西汀詰問着：西汀在大庭廣衆之中，受了這一番奚落，面子上很過不去，而且有馨蘋在旁看着，不得不用最後的手段，對付媚梨。於是毅然決然的對媚梨說：不錯——你是不能戀愛我了，我也不必一

定要你的戀愛，也不必一定要戀愛你，解決的方法麼？也並非難事——離婚，——可以解決這問題麼？我想你也決不會反對吧！今天就離婚如何？

顧西汀很堅決的向媚梨說：媚梨是被棄而憤恨的人，恨不能將情敵驅除了才稱心，但事實上已成了不可能的事，退一步想，到是脫離的妥當，免受日後的煩惱，故對於西汀提出的離婚條件，絲毫不加反對，當場就表示同意；從此她倆的情愛，就一筆勾消了！

我從前也是他專愛的舞侶，進而為情侶與夫婦的，今日還是得到個被拋撇而離婚的結果！馨蘋可見男子的心，是最不可靠的啊！現在你儘管做他專愛的舞侶和情侶，也不妨由情侶而正式同居，但「前車既覆，後車當戒。」我很望你將來的結果，不要像今日的我一樣馨蘋——我祝你的幸運，並且永遠的幸運——愉快——不被拋撇。

媚梨用悲憤而含着嫉妒的口吻向馨蘋說：在她自己也不知這些話是酸呢，還是忠告？[？]大概在親聆雅教的人，一定不承認她是忠告，而認為嫉妒訕笑吧！

媚梨承你的雅愛，承你的關切，承你替我杞憂；我萬分的感激你！我也很願預祝你早日得到個多情的舞侶，不要再有第二第三次的失敗；至於我的將來，做你的後車也好，不做你的後車也好，幸福和悲哀，總有我這個微軀承受，你大可以不必費心；媚梨——再會吧！

馨蘋很冷淡而帶着嘲笑的說着：一面挽了西汀略略向媚梨點了點頭，她倆竟重上舞廳，摟抱着酣舞起來，故意發出許多暱愛狎褻的狀態來，驕矜給媚梨看，使她豔羨傷心啊！

媚梨氣悶極了！在情場上失敗了！還有甚麼興緻流連在舞場裏呢！更有

甚麼精神去看人家捉對兒跳舞呢！自然和賭負的博徒，戰敗的軍閥，一般的沒精打綵，離開這歡樂的舞場而去。要知以後媚梨作何行止，且待下文記述。

四、醋意氤氳當場三擊掌 淚痕點點悽絕一封書

黎媚梨與顧西汀脫離了夫婦關係，這件事早被一班頑小報的朋友知道，竟視爲跳舞界空前絕後的奇聞，不惜犧牲很大的篇幅去記載和評論；其實也不過醋海裏一重小小波浪，值不得大驚小怪，報紙上既傳揚出去，到也居然很有人注意！尤其是提創情人制的一班新人物，更以此事爲有絕大討論的價值的，於是男男女女，做上許多文章，借着宣傳情人制的報紙雜誌上，儘量的登載；主旨不外說黎顧的離婚，以及西汀和馨蘋的結合，都是適當的方法，應有的過程，尤其是實現情人制的先聲。其中一舸女士所作的「對於舞場離婚案的意見」一篇，議論尤其透澈，非但可以指引迷途，而且還可以

安慰媚梨的悲哀而導之入於歡樂之途。她說

男女的結合，不論是夫婦，是情侶，不必定求永久，並且在事實上一定不能永久的；譬如食物，今天吃肉，明天吃肉，以至於無日不吃肉，不消幾時，胃腸一定要厭惡肉而反對肉了，胃腸一反對，若再要勉強吃肉，怕不泛胃而嘔吐麼？男女之間，也是如此，若常戀一人，非但愛的程度，一天減去一天，時間一長之後，還怕不似天天吃肉般的要泛胃而嘔吐麼？於其日久達到厭惡反對的程度，到不是日新月異，常常掉換着人戀愛，那豈不是愛情常常熱烈麼？故情人制第一前提，就是使戀愛時短而熱烈，免除長久憎厭的弊病的，我對於顧西汀與黎媚梨的離婚，以及與黎馨蘋的結合，認為是解決男女戀愛問題的最適當辦法，誰都不能加以反對或疵議的；而且青年男女，還該拿此事做個標準，做個法則，極力提創，身體力行，為戀愛界開闢新紀元，為青年男女造幸

福，那才是我們的責任。

以上一段議論，是從一舸女士的原文中摘錄出來，至於情人制是否正當？她的議論，是否切當？我却不敢妄下斷語；這大約也是和賊民的軍閥般，借了救民的美名而殘民，借了剿匪的美名而搶劫，成一個正比例吧！或者是提創的人們，情人太多，恐怕弄出醋素作用來，所以借情人制三字，來抵制障蓋吧！但世間儘多着浪漫的男女，踵起附和，還有誰能夠去遏止呢！

黎媚梨自從離婚之後，多少總不免有些憂悶，幸而還識得幾個字，可以借着小報等物來消遣，一看一班鼎鼎大名的新人物，對於自己的評論，深深地贊許着，已將憂悶打消了一半，及讀了一舸女士的大作，不禁默忖道：「情場如此，吾道不孤。」今日才知道此等事，乃是人們應當身體力行，做青年先導的，不由她不佩服女士的妙論和卓識，並且以情人制的先鋒隊自任，打疊

起精神，預備重行出山，做一番驚人的事業。

她雖然知道男女的離合，是極平常的事情，並且已了解了情人制的意義，然而她終不能甘心於顧西汀和黎馨蘋二人，所以她在未出山前，早預備給她倆一個極難堪報復，使他們也多少受一些悲哀的激刺；她處心積慮了好幾時，居然想出一條妙計來了！她轉輾夤緣，結識了不少善心跳舞的青年，並且自願降格，也入白兔舞場做舞女，竟與前日的情敵黎馨蘋隸屬同班，一般的做她供人擁抱取樂的生活。

媚梨也很有吸引的魔力，一般可以得舞客的迷戀，與馨蘋可並駕齊驅；她所最親暱的人，要推余應程，但應程對於她，到也不覺得十分暱愛，都是她去迎合他的；她爲甚麼要迎合應程呢！其中也有一個緣故，因爲她知道應程是西汀的情敵，兩下裏冤仇結得太深，竟有不可解決之勢，她與應程結合了，

可以常常在她心中深恨的人前，擁抱着膩舞，一則可以表示自己還有人戀愛，二則也可以使他們受些激刺，出出心中的妒氣，唉！女子的心地，可算得褊狹極了！

她自從和應程結合之後，天天與西汀等處於對敵地位的狂舞；在馨蘋到司空見慣，毫不介意，西汀見了他離婚的夫人，和他深仇切怨的情敵對舞着，心中不免有些難受，然而兩方面已經脫離了關係，誰也不能再干涉誰的舉動，雖是氣悶，却也無可如何。

應程與媚梨交接漸久，竟被她陶醉了！因為她是有目的底，自然格外的巴結，無論他有何種要求，無不降格極力的迎湊，以博到他歡心爲度；應程也是尋常的人，又怎麼能不受她戀愛而陶醉呢！故她倆的情愛，比了西汀和馨蘋還要熱烈上幾分，應程受了她的麻醉，自然也言聽計從，來報答她熱烈的

愛，從此白兔舞場中，就因此而發生出醋潮來了！

一天，應程和一位姓孫的朋友，同入舞場，自己是有固定舞侶的，不生問題，那位朋友，本來抱着逢場作戲的宗旨，並沒有甚麼目的；入場自然必舞，他就合馨蘋舞起來，馨蘋是以舞爲業的，自然不能拒絕，二人酣舞了一會，走下廳來，孫客就叫馨蘋開香檳，馨蘋自然樂從；不想正在此際，西汀忽然來了，見了媚梨和應程那種狎昵情狀，心中已是十二分的憤懣，再看馨蘋又與孫客在那裏敷衍，更其是憤火中燒，遏止不住，就走過去喊過馨蘋要求同舞，臉上現出很不如意的樣子。

照例，凡在有客開香檳的時間裏，舞女決不能離開這開香檳的客，而另與他客跳舞的，而舞客雖目見所鍾情的舞侶，在他客開香檳的時候，決不能昧然要求她同舞的，今天馨蘋却不然，一經西汀的要求，就馬上離開孫客去

了；姓孫的，也是此中老手，當時就大爲震怒，立即提出很嚴厲的責問，尤其經應程和媚梨的唆掇，一時忍耐不住，卽上前扭住西汀，給他倆個巴掌，竟將鴛鴦譜平空撕碎，還一定要拖他到外面去評理；此時西汀也自知理屈，而且這姓孫的又孔武多力，心中早就恐嚇起來了！

西汀怕了他怕極了！嚇得連手也不敢還，口也不敢開，那裏還有大無畏奮鬥的精神，去和他到外邊評理呢！雙方相持了足有五分鐘，幸而有旁人看不過，出來將這他們拆開，向姓孫調解，西汀趁此機會，不免就舍去可愛的馨蘋，一溜煙逃之大吉；黎馨蘋見這事風潮擴大了，姓孫的又不是個好相識，若不去敷衍他門面，恐怕鬧不休息，反而不好，於是也走到孫客之前，小心陪了個罪，勸他坐下；姓孫的見大家相勸，而且敵人已經遠颺，再鬧下去，也沒興頭了，於是就順風轉篷，口裏雖說得勢不兩立，但也乘此收場了。

這一場舞海醋潮，雖告一段落，然而又引起不少的外界評論；那些評論者，也有借此來補充篇幅的，也有借着討論此事而出風頭的，也有爲各方面作辯護士的，主旨既然不同，評論自然各異，而一班提創情人制的新人物，却幫着姓孫的予顧西汀以最大的抨擊，舉列許多引證來坐實他的罪案。

應程也是情人制的信徒，並且還是一舸女士情人之一，這班人自然擁護他了！媚梨與一舸，近來因種種關係，兩下也結合起來，非常的親密，此事起點既在她身上，衆人也不便去反對，姓孫的與她倆既是朋友，志同道合的人，互相迴護，也是當然的事，誰也不能派他們不是的；應程媚梨既受了他們的擁護，就設席宴會報答他們的盛情。

這次的宴會，真是裙履紛陳，男女雜踏，濟濟一堂，完全是簇新全新的人物；席間有說有笑，夾雜着討論些男女間親善和交接的問題，衆人正在高談

關論的時候，忽然短門開處，又進來了一位女同志，向在席的人略一點首，就在空着的位置上坐下；這位原來是沈燕女士，也是新文化研究會的中堅人物，也時常有論文披露，很能博讀者的采聲，平時在集會宴會之間，議論風發，滔滔汨汨，誰也不能折服她，今天不知甚麼緣故，只是一語不發，衆人就爭着問詢？

諸位——汪琇瑛女士自殺了！她的死，是舊家庭造成的！她的死，也是舊禮教驅迫她的！我們負着甚麼責任？——推翻舊家庭，打倒舊禮教，又是誰的責任？

沈燕女士很憤激的說着：衆人聽了，也一個個張眉努目，現出憤不可遏的神氣，和堅決的精神，同聲高呼——「推翻舊家庭，打倒舊禮教」的口號。又爭問汪琇瑛致死的原因？沈燕女士且不回答，慢慢地從身旁撈出一個

慘綠色的信封來，抽出一疊汨痕點點的信紙，嗚咽着一字一句的讀出來，宣布汪琇瑛女士的一段慘史。她讀道：

燕姊：誰想我們倆從公園一見之後，永遠沒有再見的日子呢！我如今決計犧牲我這累贅的軀殼了！我決計在寫完這封信之後自殺了！我爲甚麼肯犧牲？爲甚麼要自殺？你大概有些知道吧！簡單說一句，就是舊家庭犧牲我，舊禮教迫殺我的；我決計死了！不能再和你們許多人，站在一條戰線上和萬惡的環境奮鬥了！你們豈不要恥笑我沒有無畏的精神，和奮鬥的勇氣嗎？但我將經過的情形寫出來，也許可以得到你們的原諒？我家庭中的情狀，燕姊：你是知道詳細的，我父母的頑固，也早已經大衆公認了的，不必我詳細複敘。最近發生了兩件最不可堪的事情，一件是不準我和任何男子交接，而且也不許我和里中青年新女子相交；

一件是不得我同意，將我許了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；你想——我是受過新教育而信仰情人制的一分子，對於家庭所提出的兩個條件，當然反對拒絕，後來見兩個「老古董」無可理喻，也不和他們多說，將他們兩個條件置之腦後，還是我行我素，過我浪漫而適意的生活。如其他們逼迫得緊，也預備效法一舸女士，以一走了事，爽爽快快脫離了這萬惡陳舊的家庭，到也乾淨；誰知愛神不佑庇我，死神却監視着我，兩個「老古董」見我不履行他們的條約，心中恨極了！在初處處監視着我的行動，不使我有一些自由，你想：這種事可以忍耐，還有甚麼事不可忍耐！我就很積極的反對，並且有「寧可犧牲軀殼，而不願受這精神上的痛苦」的宣誓；「老古董」知我心甚堅決，永無履行他們條約的日子，於是就出其最專制最殘酷的手段來，作最後的對付，竟其把我如已判決的囚

徒一般悶閉在一間枯寂的屋子裏，非但不能越雷池一步，而且連天日也難得一見；唉！——一家之內，除了我之外，其餘的人，都和他們一般見識的，我因奮鬥而被囚，還有奮鬥的可能麼？那一定沒有了！如其能有人幫助我奮鬥，那還有戰勝惡境一日的希望！但誰能幫助我呢？於其長此幽囚，到不如舍去這軀殼，我被囚已十四日了，這十四日精神上的苦痛，也受盡了，本來常想寫信給你，求同志們的援助，終沒有機會，今天恰好隔壁的藍姆媽來，特地懇託她代我寄發；然而信寄發了，我當然可以不死，以待你們的援救啊！如其竟死，豈不太愚了麼？——一定不——我未發信以前，曾接到「老古董」的最後的告語，他們說：限你三天的在，最短時間內，履行前次提出第二項條件，並且要書面宣誓承認，以後永遠不准和任何男子，及新女子相交，如此就可回復自由，否則，三天之後，莫

怪我以狠毒的手段對待。唉——囚禁還不算狠毒的手段嗎？比囚禁更要狠毒，還不是制我死命嗎？於其被人制死，到不如待我自殺！但我的靈魂，還擁護着我們的主義向前進！燕姊我們永訣了！但願大家努力，完成情人制，貫澈推翻舊家庭，打倒舊禮教的主張，那是我所希望的啊！

沈燕女士嗚嗚咽咽的讀到這裏，那淚點如珍珠斷了線般的落下來，染滿了幾張信紙，紙上的斑斑點點的，不知是汪琇瑛的淚痕呢？還是沈燕的涕泗？一時聽了的人，也一個個從眼中分泌出液汁來，歡會竟變成舉哀了！當時一舸女士發表意見：勸衆止哀，草草終席，同到研究會去正式開會討論此事，欲知結果如何容下文續述。

五、妄肆簧鼓打倒舊家庭 別具慧心實行同性愛

汪琇瑛女士死了！引起一班新青年男女的注意了！開會討論，也沒有具

體的解決，在情人制創始的時候，發現這種案件，究竟也不能使出激烈的手段來替死者復仇，不過借了筆墨作聲討罷了！開會的結果，

一、議決一致奮力聲討「老古董」——汪琇瑛的父母。

一、議決繼續初志，與惡家庭舊禮教奮鬥，以期達到情人制的目的，使死者靈魂，得到最後的安慰。

一、議決凡贊成情人制的人，應當投身於相當的範圍內任事，極力宣傳，積極活動，不必論職業的高下，總以能夠使人家情人化為主體。

一、議決每逢星期日休息的時候開會一次，不論何人，一定要將一星期內工作情形，及宣傳活動的經過，當衆報告，可以舍短取長，共厲進行。以上四條案子，是當衆議決的，也是汪琇瑛死了促成的，有研究會以來，也可算一個新紀錄；事情已議決了，自然大家拿出奮鬥的精神前去進行預

定的計劃，尤其是一班女青年，格外的熱心，不惜犧牲一切，向前猛進，尋找相當的職業，不錯，女子要求職業，確比較男子來得容易，但只消女子們肯降格推求是了！現在這一班宣傳隊，本來不在生活上着想，故比較普通女子更來得容易了！不多幾時，這一班宣傳隊，個個有職業了。

一舸女士，沈燕女士，歸坪志霄女士，陸錦玉這一班智識階級的人，或者混在學校裏當教師，或者混在醫院裏當醫生看護，或者混在各機關充當書記，暗地進行他們的工作，但以地位關係，不能作直接的宣傳，只好委婉曲折，用感化學生的手段漸進。

還有黎媚梨，張小鳩，吳阿媚，韓羞花這一班著名胡調的女子，都不吝色相，投身各跳舞場充舞女，她們與男子以及醉心跳舞的夫人，小姐，姨太太們，交接的時候甚多，故很容易宣傳主義，儘管直接的陳述，絲毫不須顧忌，好在

在舞場中走走的人大概是浪漫慣的，所以宣傳的工作，很容易實施，所收的效果，當然也比較來得有成績。

還有一類人物，有的充當遊戲場的招待，有的混在影戲界內充當演員，也有混在戲班子裏做演員，各各量才授職，這許多人和浪漫青年接觸的機會也很多，宣傳的效力，雖不及所謂舞星來得美滿，比較了一舸女士等一班人，還可以算略勝一籌，也頗得素來迷信她們的人們的贊助。

更有一班人，竟投身妓界，甘爲墮溺之花，放出粲花妙舌，現身說法；也有結識花界名妓，從簡接而宣傳主義，非但結合高等妓女，並且連走莊的鹹肉，蕩遊戲場的滄白，以及各剪髮所的女技師，也一一的連絡拉攏；這麼一來，聲勢真大極了！比較在文藝界上的宣傳力量，至少要大上數倍，奇怪的事，也就層出不窮了。

那一班人，都是借一兩個美好名詞，而實行其淫蕩穢褻之事的；在表面上誰也不能指摘她們的罪惡，沒多幾時，果然就有許多人加入，九流三教，無所不有，各種不可思議的事情，竟在這最新浪漫舞臺上搬演出來。

蘭芝祥女士，是個很有學問的新女子，生性幽嫻而貞靜，看了她淡淡的笑窩，汪汪的眼波，就可以斷定她是個富於愛情的女子；照她那樣的沉默柔和，誰也不會說她是浪漫派的新女子，或有甚麼不端的行為發現的，而且她平素和男子雖很多接觸，但處處落落大方，並沒有羞澀或狎昵的態度示人，所交的男朋友，也總是一視同仁，無分軒輊，一樣予人以和藹親善而淡漠，就是對於丈夫，也沒有尋常女兒的狎褻狀，真所謂「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」令人見了，肅然起敬，就使登徒子見了，也決不敢起一點邪心，動一點妄想，這是何等難得的人啊！

芝祥女士自從學校裏畢業之後，人家既慕她才學，又敬她品格，各處學校，爭相延聘，這是多麼榮耀的啊！後來經多人的慫恿，決計就了女子小學的校長，拿出她經驗學問來辦一小學，自然綽乎有餘，她接任後，興利除弊，又改聘了許多富於經驗的教員，擔任教務，學校前程的蒸蒸日上，可以不必說了！她所聘的許多教員，中有一位姓呂的女教員，更得她的信任和倚重，她倆真要好到極點，食同桌，「寢同床」，如形隨形，一刻也不忍分離，比了親生姊妹還親密，大家以爲她倆一定有特殊的情感，也不去過問；但她倆究竟有何種關係，爲何如此親密？雖旁人一時不能知道，然而必有一個緣故在着。

呂女士名字叫天哲，生得雄糾糾，有鬚眉氣魄，與蘭芝祥女士是同學，學問品貌，不及芝祥，惟體育一項，確是天才，故校長甚爲倚重她，呂蘭二人，親密到十二分，尤其是蘭校長對於她，非常的愛護，比了慈母的愛子，嬌妻的愛夫，

還要勝過幾倍，然而在普通人及同事中看來，呂天哲女士，既不美麗，又不柔和，沒有可愛的地方。

她倆，住在一個房間內，但這房間內，雖有二個床舖，但是同榻而臥的時候多，她倆同屬陰性，故人家明知她們同榻，也無人能夠疵議甚麼；每逢會食進餐的時候，大家都在食廳上吃的，獨有她倆，却不和衆人同食，二人如夫婦般的藏在房間裏對酌，芝祥只須一天半天不見天哲，就要愁眉苦臉，終日不歡，如同離開了情人一樣；她倆的親愛，可見一斑了！總而言之，芝祥對待天哲，非但比較對待普通朋友，親密幾分，就是比對待丈夫，還要熱烈上不少；但天哲雖也愛護備至，然而她天生暴厲的情性，得意時候，固然親密異常，然在她性發的時候，就反面若不相識，還常常要老拳相向；她倆的打架，幾成了定例，人家雖常見她們揮拳，終不得所以然之故，從此始起了人家的疑心和注意！

同事們因見她倆親愛出於常軌之外，親愛了，論理就不該有爭吵相打的情事發生，既爭吵相打了，就不該事過之後，馬上就言歸於好，這究竟是甚麼道理？是意見不洽呢，還是愛情熱烈過分的所致？打起來嬌小桂弱的蘭校長，一定不是雄壯英偉的呂先生的對手，每次多少總吃些虧，但一停手之後，仍舊和好如初，非但絲毫不生怨憤，而且比了未打以前，更其來得親暱；有時打過之後，呂先生也用甜言蜜語去安慰她，或者自覺孟浪，涕泣自悔；蘭校長一些兒也不放在心上，依舊愛護着她，熨貼着她，並且非常守着祕密，絕對不使旁人知道。

她們的爭吵，起初還是偶然之事，後來漸漸地進步了，爭吵打架的次數也逐一的增加了，到最後大約每星期止少總要按例舉行一次；這麼一來，更要保守祕密，不使人家知道就不容易了她倆的祕密從此公開了；然在同事

們雖知道她們爭吵打架實在不知道她們爭執點的存在

有一次藺校長出席學界聯合會的時候，與一位姓夏的教員，一同赴會，這位夏先生，本是男性，但生得清秀異常，足當得「嬌小玲瓏，溫文爾雅」八個字的評語，在同事中，可算受藺校長青眼的第二人；每逢出席會議的時候，夏先生常充臨時隨員，但這次聯合會散會回校後，呂天哲和藺芝祥又大鬧大打了一次，於是就有人疑心到妒情問題上去，但也無從證實。

在藺校長對於呂女士固然親暱，對於異性的夏先生，也不容冷落，所謂一視同仁，無分軒輊；然而呂女士却很不願她垂青於夏先生，爭毆的起點，也就在此；藺校長周旋兩間，魚熊並嗜，正合着西廂記上「左右做人難」的一句話了！依呂的意見，恨不能立刻將夏辭退；藺女士當然不能同意，雙方各走極端，結果呂女士憤恨辭職，不待藺芝祥的同意，竟自往漢口去了！

在呂女士初去的時候，蔭校長餘憾未息，到不在意，況且隨身有夏先生作伴，並不感受寂寞，和精神上的痛苦；然而事過境遷，不免記掛，還追想到呂女士的種種好處，尤其自悔到早不該憑一時的意氣相爭，任她遠去，想到這一層，就寫了一封謝罪的信，寄給呂天哲深深地致她的歉辭，並且要請她趕早到上海，重復舊職；此信去後，等了一個多月，連一個字的回音也沒有，以後又接二連三寄了好幾封信，雖也得到一封回信，但寫上幾句客氣話，聊以敷衍，並沒有深切的表示，和誠懇的安慰，芝祥曉得她憤恨極了！單寫信去，是永不能使她回心轉意的了！要不是趁早設法去疏通，隔膜愈深，更沒有和好的希望！蔭校長求材若渴，愛友情殷，於是整理了行裝，親身赴漢陪了許多小心，說上無數淒涼悲憤的話，並且有「如不同回，投江自盡」的誓言，好不容易把個雄才大略的呂天哲女士請回上海，呂女士本來是體育學校的畢業生，在校

中專任體育科的，此次復職之後，又兼任幼稚院的主任，更加受蘭校長的青眼了。

經了一番挫折，增加一分親密，這是在男女愛情的過程上，已成了不易的定例；現在蘭呂二人，雖然談不到男女的愛情，但經過這此次分爭之後，也愈形親密，竟一分鐘都不肯離開，只可憐了夏先生，不免平空分去幾分春色，幸而還不至完全決絕，完全冷淡，不過略為減少些熱度罷了！故她們三個，雖成了鼎足之勢，尙沒有三國式劇烈的戰爭發現，這不能不說是蘭校長容人有量，應付得宜，依偎雙方，使二人各能滿意啊！然而也未始不是夏先生甘於讓步的緣故。

夏呂之間，雖並不發生直接的爭吵，和感情上的關係，但蘭呂二人，依舊鬥嘴揮拳，做一星期中的例行公事，星期三的那一天，她們倆又舉行起老例

來了！始而口角，既而用武，問題還不免簡接。是在夏先生身上，這一次呂女士怒極了！拿出體育家的手段，儘量發揮她天生的神力，一陣子拳打足踢，大有橫掃千軍的氣概；藺校長荏弱之軀，平素小接觸，尙非對手，何況今天她使出平生本領來呢？三拳兩腿，藺校長竟被她實行打倒了，頓時呼吸緊促，傷勢很重，呂女士到此，見了她那付可憐的神情，却又心軟起來，一會兒竟改變了剛才勇如虎猛如獅的威風，抱住了藺女士放聲大哭起來，這也是她良心的發現，懊悔的表示。

呂天哲女士哭了！她哭得沉痛了！此時藺芝祥女士，心中到還明白，恐怕這一哭，惹起同事們的注意，反傳揚出去，到給人家多句話；於是就止住呂女士的哭，叫她去備了一輛車子，悄悄地忍着痛，從後門出校，一直到醫院去求治了！在她的本義，要掩盡同事的耳目，不至被外人所知，俗諺說：「若要人不

知，除非已莫爲，」既有其事，怎麼穩瞞得過。

各教員都到室外探視，也並沒有甚麼特異，不過蘭校長枕下有個類似啞鈴的東西，又發現一場毆打的風波，主點起因，大家到此方才明白，原來蘭二人的親暱，與蘭夏的結合，有同等的關係，同等効力的，那麼於其說她倆愛極而恨！不如說妒極而打的爲妥；記得從前人有「生憎寶帶橋頭水，半入吳江半太湖」二句詩，好像是專爲此事而做的。

這一次的事，可算是蘭呂二人的最後一次戰爭，因爲呂女士出事之後，就脫離了該校投身軍界，度她真正的戰鬥生活，竟向鎗林彈雨中去尋意外的樂趣去了！至於以後如何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六、產婆末路忽遇奇緣 經理多情特開醫院

蘭呂二人的一番事，已鬧得滿天星斗，同性戀愛的奇聞，竟又惹起許多

生理學家性育學家的研究和討論起來，那一班新文化研究會的會員以爲這種事情，在現代男女間常有的事，並沒有甚麼奇怪，並且情人制也不妨由異性而進爲同性，況且男子的同性戀愛，是自古有的，男子可以，那末女子自然也無不可，但是世上的人，能贊成情人制實行情人制的，究竟還不普及，故社會上終視爲千古奇談，引起了非常的注意，藺女士的大名，從此就流傳於人們齒頰；不久就辭職他去。

再說沈燕女士，她本來是某醫院的看護出身，又曾經學習過產科，故對於收生等手術，還能夠明瞭應付得來，她要實行主義，所假託的職業，自然以產科醫生做幌子了；但做這產婆的生活，一個兒終感獨木不成林的困難，不免覓一個助手；可巧志霄女士，却也有產婆的資格，二人在昔年，本是同學，現在又同屬研究會的會員，志同道合，真是沆瀣一氣，交相爲用，再好也沒有！

且她二個，都是此道的三折肱，經驗的豐富，學識的超羣，的確確是產科裏數一數二的人才，大名鼎鼎，很使人崇拜，以這類才識而做產婆，自然能博人家的信仰。

並且沈燕女士，原是個寡居的孀婦，在未寡的時候，也曾生產過三次，這三次生產，可算是產婆的實習，拿自己身體來試驗生產，比了在產科時實習收生，更來得真切而容易了澈，其間一切的過門關節，更不是筆述口講，可以傳其妙處，所謂空談不如實驗了！實驗收生，在智識上已自增進，親自實驗生產，那所得的智識，自然要比較實驗收生要高上幾倍；一次已可以博到出類拔萃的資格，何況她曾接二連三的繼續實驗呢！那位志霄女士，她雖是個妙齡女郎，小姑居處，尙未有郎，資格當然比不上沈燕女士，然而也曾實習過收生來，又經沈燕女士的陶冶，見聞確也很廣，比了尋常產婆，還有天壤之別，

他二人既決計以產科醫生——產婆懸壺應世，那末最好開設醫院；大模大樣的做去，方能使人家注意；然而一時却沒有這一筆鉅大的資本，未能如願，無可如何，決計先借一家旅社裏，掛起牌來，以後逐漸設法，推廣營業，再行開設醫院；故沒多幾時，一家中等旅館的門首，居然有產科醫生沈燕志霄兩女士的招牌懸出；但因為那旅社的所在地太偏僻了，招牌雖然懸掛，生意却是毫無，二人的膳宿廣告等費，到費去了不少；半月之後，依然沒人請教，她二人一籌議，以為欲振興營業，非注重外交不可，於是就擬定了外交的策略，極力進行。

無論做甚麼事情，第一要機會的巧不巧，如其機緣巧合起來，即是艱難之事，也一定有成功的日子，如其機緣不巧，就是極有把握之事，也會變化百出，弄得瓦解冰消；如今沈燕和志霄女士二人，雖則設計向外發展，要是沒有

良好的機會，也決無以下的好果；這機會究竟是怎的一回事呢！原來就是遇見旅社中的經理人。

旅館的經理人，名叫王煥亭，年紀約在三十以外，手頭很有些積蓄，他那旅社，雖說大不大，而收入到也很有可觀；他平時對於衣食住等項，非常的節儉，從不肯輕費一錢，但他也有一個毛病，在女人身上，到很肯破費，整千整百的化上去，非但沒有怨言，而且毫無吝色；這大概也是他一種嗜好吧！他見沈燕等二人，雖然掛了牌子，却絲毫沒有生意，生計上漸漸地現出窘迫的神情，他知道好機會到了！又那裏肯輕易放過呢！就漸漸的接近起來。

沈燕和志霄女士的策略，早已趨向於外交方面，現在既有煥亭來接近，正是「近水樓臺先得月」，大可以利用這時機，作向外發展的初步；況且她們的主旨，是宣傳情人制而來，還有甚麼避忌不成？王煥亭因這兩位產婆，名雖

是婆，年紀還輕，而且生得粉裝玉琢般的，心中怦怦不已，混得熟了！和家人姊妹一般了！無話不談，無事不做，從此旅行社經理的王煥亭，竟做了二位產婆的總務科長了！這是多麼榮耀的頭銜啊！王煥亭得到這個頭銜，恐怕也不是容易吧！

王煥亭實行做二位產婆的總務科長了。他的任務，可是多極，凡是「宣傳」「廣告」「交際」「財政」「招待」各科的事務，並不另雇員役，概由一身兼任，終日東奔西走，也夠他忙碌了！然而各機關的分科辦事，大概注重對外的，他却不然，一切都是對內的；他的「宣傳」是對她二人，宣傳新文化的智識，以及實施法的；他的「廣告」是標榜他自己的雄偉英挺，可以壓倒羣衆的；他的「交際」是專門請她二人看影戲，吃大菜，坐汽車，而享受樂趣的；他的「財政」和「招待」是專替她二人支付用費，以及作一切飲食起居上底

籌備的；王煥亭對於她二人，伏侍得總算周到，恭敬到一百二十分了；沈燕志、霄二位女士，是何等聰明的人，見了他如此優越的待遇，怎麼會不知他的用意呢？

沈燕志、霄二位女士，自有王煥亭擔任總務科之後，甚麼多不必慮了，到優遊自在，非常的歡樂，出門時無論遠近，總是坐着摩托卡，身上穿的，都是名貴華麗的衣服，吃的都是山珍海味，任情任性的要甚麼有甚麼！好在費用總由總務科負責的，樂得闊綽，只要於相對一室之時潤色潤色他，也夠他鞠躬盡瘁的報効了！

「人非木石，誰能無情，」沈燕和志霄，生受了王煥亭這番厚意，怎麼不感激，不思圖報呢？她二人既同心同意的要給他些酬報，自然行之易之，門開方便，暗賈香，還怕王煥亭拒絕而不領盛情麼？她二人決計用此法來酬報他，

非但酬報他，而且也是行樂及時的妙法；果然王煥亭知情識趣，一老二實的受此布施，他以前的一片苦心，一番忙碌，都算不白丟了！終究得到最後的酬報和勝利，這是多麼得意，多麼愉快的事啊？難爲王經理，却從總務科裏得來。

一箭雙雕，左擁右抱，王煥亭的豔福，真不淺啊！沈燕志霄二人，年紀既輕，面貌又美，比了王經理家中的黃臉婆子，已經勝過百倍，足夠使王經理一生拜倒裙下；并且二人都是研究會的會員，對於那一種調調兒，是注重藝術而務求雙方能夠愉快的，那種「美的功夫」，「美的藝術」，莫說王經理家的黃臉婆子夢想不到，就是王經理生平所狎玩過女子中，也可說從來未曾有過；有這兩個要點，怎麼不令王經理佩服得五體投地呢？從此三人打得火熱，差不多三顆心吸在一起，在王經理是勞苦功高，受之無愧，在沈燕志霄是受恩知感，酬報從優。

王煥亭周旋於她二人之間，樂趣非常濃厚，然而兩雌同牢，不免有不勻的弊病，沈燕和志霄二人，雖然是同學好友，又是同會會員，在理可以相安無事，互相推愛了！但終究還不能消彌醋意，而弄出同牢爭食的把戲來，幾乎成了絕代的冤家，七世的仇敵；這也難怪，一味之珍，一人吃了，自然朵頤大快，滿足饜飽，若然被人分去一半，雖然不至雙方飢荒，終嫌不能雙方滿足；本來也是一件難解決的事，在王煥亭魚熊並嗜，酸鹹俱宜，一樣的不忍拋棄。

自二人發生酸化以後，曾經破面決裂過一次。雙方的憤恨達到極點了，故爭鬧的劇烈，幾乎釀成呂天哲和藺芝祥的那一回事；幸而有王煥亭先生從中調解，費了許多打躬作揖，和卑辭溫語，做兩雌間的和事老，好容易把一場風波，竭力地安放過了！然而當時雖過去了，總算言歸於好，來日方長，後患未艾，善後事宜，到大費周章，成了個不可解決的問題。又要王經理破費些心

血了

王煥亭是何等聰明，何等靈活的人，兩位產婆，雖陌生生地，尚被他一箭成功，這種小小的醋鉢風潮，自不難迎刃而解；果真她二人不多幾時，就安插得波平浪靜，和好如初；他究竟用何種方法，才得到這優良的結果？局外人自然無從而知，但大約總有對等的條件，和平均的權利吧！或者是取法於從前宮禁中武術執戰值宿的故事，分班輪值，無所偏倚吧！無論他是用何種方法，但她二人的醋潮，都從此消彌了，王先生的手段，真高妙啊！

她二人經王經理的調停，各自遵守協定的條約，感情從破裂而重復融洽起來，相安無事了！而那位王煥亭因身受了她二人的好處，心中也感激到二十四分，故而任何去處，都不惜犧牲了金錢和精神，去博二人的歡心，他想：二人既有產婆的資格，不如拿出些錢來，開設個專理生產事務的醫院，一

則可以符合沈燕志霄掛牌問世的初意，二來這筆生意，說不定多少可以賺些銀錢，既博得美人的歡心，又多一生財之道，一舉兩得，這是多麼合算的事啊！於是乎他決計進行生產醫院的籌備事務。

王煥亭決計出資開設生產醫院了！起先也並不和沈燕志二人商酌，直到看定了房屋之後，才對二人說明，並且拿出三千塊錢交給她們，叫她自己去購辦物件，布置房間；沈燕志霄蒙此殊遇，自然是感激涕零，不知所報，當下便雇匠興工，將產室先行布置起來，又購置了院中一切應用器具，以及傢具之類，忙忙碌碌了約摸半個月光景，居然布置得精緻玲瓏，生產醫院於是乎產生了！

生產醫院開幕之後，自然由研究會的刊物上，極力替他鼓吹，又經王煥亭的口頭宣傳，營業居然異常興旺，凡大家貴婦，有孕而將生產的，都先期到

院，以待分娩，二十餘間產房，幾乎沒有空的，有時竟至無可容納兩位產婆，及王經理，忙得睡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；於此一斑，已可見營業的發達了！生意發達，鼓吹宣傳的人，愈加高興，社會上的聲譽，也大振了！信仰的人，也越發多了！甚至於中等社會的婦女，也摩肩接踵而來，大有非生產醫院去分娩，就不足保產婦安全之勢；這雖說是沈燕志、霄二位產婆經驗手術之豐富，然而也未始不是研究會鼓吹的成績，和王煥亭宣傳的力量呢！

生產醫院，除接婦人成熟的孕娠外，並且接閨女私生，和墮胎等生意；因此上凡舊式女子，在外和人私媾有孕，一定要瞞過家庭的，也統往生產醫院設法；沈燕等審情度勢，分別診視，或用藥給她們吃了，使胎自墮，或施用手術，將求治者腹中的精結品取出，百不失一，真所謂「挾所願以來，必能償所願以去」，求治的人，雖多破費些金錢，只要能隱瞞過家庭，也無不樂就；就此一

來，轉輾相告，又多了一種無形的廣告，生產醫院的生意，格外來得發達了；久而久之，產房固屬沒有空的時候，而十間產房裏，到有九間是那許多私生或墮胎的姑娘小姐們所占據了！真正瓜熟蒂落，而欲入院分娩的孕婦，到反而不能容納，不免望洋興嘆，因此外間就拿私生醫院，墮胎醫院等名詞贈給生產醫院；然而生產醫院的營業，却更來得發達了！這恐怕是私生和墮胎的人太多了所致吧！

生產醫院的營業，發達到十二分了！王經理的初志，固已如願了！看了那不盡金錢，滾滾而來的景象，怎麼不歡喜呢！他因生意發達，便想擴充範圍，好容易挖到了隔壁的房屋，連絡一氣，比較先前大得多了，起碼在二倍以上，又將門面加上許多美的裝璜，再登報招請了幾位產婆，分任院中事務；又在原來生產醫院上面，加上美的二字，變成了「美的生產醫院」；原來的招牌，已

經顯著觸目，加上了美的二字，更加使人注意了。王經理的大才細心，善於迎合人家心理，真值得令人家佩服啊！但是他所謂美的，不知是美的生產呢？還是生產美的？

美的生產醫院，擴充之後，營業自然蒸蒸日上，不須說得；但人手多了，應付裕如，不像先前那般的忙碌。沈燕、志霄二位，既可以和王經理實地研究生產前提，切實進行生產的工作，並且還可以騰挪出些閒暇的功夫，向那須意志不定的孕婦，和私生墮胎的姑娘小姐們，實行宣傳他們所崇拜的主義情人制，却也有許多人受她倆鼓動，也有許多人應許或實行的加入研究會做會員，探討情人制的真義；其間也很有幾件可以記述的事情，待我逐一的陳述出來，欲知後事如何？且待下文分解。

七、入醫院萍影墮私胎 撮合山沈燕談戀愛

美的醫院自擴充以後，營業的發達，更甚於昔；有一天忽來了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女子，面貌生得極嬌好，身體也很結實，並且一些兒也看不出是懷孕的樣子，若然不是在專理生產事務的醫院見了，一定還當她求治別種隱疾的；她在掛號處照例掛了號，便到應症室坐下，千巧萬巧，那一天恰巧是沈燕女士自己輪值，一見了她，也有些疑惑，還以為她是走錯了的；於是就向她問了姓名，才知她是從內地來的，姓袁名萍影，現在在上海甚麼學術文藝院讀書，及問到她來此的原因，袁萍影漲紅了臉，忸怩了好半晌，才說出求墮胎來的一句話，沈燕聽了墮胎，又見此人的衣服裝飾，都很華貴，暗暗地歡喜，知道是一注好生意來了！正在這個時候，又陸續有幾個女子進來，沈燕見她剛才一副神情，明知她還是初次，羞澀之心，尙未能完全破除，二人相對說話時，尙且忸怩，何況如今人數增多了呢！故一方面將後來的人，招待坐下，一面

將袁萍影領到一間複室裏去，以便探問一切，這也可見沈燕女士的才大心細，體貼人情，無微不至了！

沈燕女士領袁萍影到了密室內，相對坐下，便從頭的問她受胎的來歷，萍影很羞澀的不發一言；沈燕笑道，女子受胎，是應有的事，無用諱飾的，卽是尙未出嫁，與情人種下胎，也是人情之常，算不得甚麼慚愧的事情；況且現在潮流所趨，戀愛問題，早已公開，最近提創的情人制，也漸漸地實現，舊禮教——羞恥，一概可以打倒剷除，男女間的祕密，已拆得穿透了，還有甚麼不可告語的事呢！就如我這麼一個人，往常也很不歡喜受舊禮教束縛的，而且在未出嫁以前，也曾兩次與情人交接而受孕，後來嫁了，也生過三個孩子，那時我非但在旁人面前，不諱飾未嫁前的妊娠，連丈夫前也毫不隱瞞，他也並沒有不滿的表示啊！女士——要知道舊禮教是不適合於現代的潮流了！情人制

才是現代青年男女戀愛途徑上的一個救星，如能通用了，那麼我今天心裏愛誰，就以誰做丈夫，如不合意，明天就拋撇了他，也沒有甚麼關係，在我固屬取舍自如，在彼也得失無關，到可以省去許多瑣屑和煩惱；故我說情人制一天不能實現，就是男女戀途的慘劫，一天不能湮滅。女士——你也是學界中的一份子，難道連新文化博士情人論也沒有讀過嗎？恁地還是羞羞澀澀呢？你這種事，莫說是對醫生說——對女醫生說，沒有羞澀的餘地，就是對男子說——對任何男子說，凡稍有新智識的人，決不能不笑你的；如其非笑你的人，一定是那班頭腦臭腐，足夠打倒剷除資格的不成才的東西。況且來院求治，當然要將經過情形，詳細報告給醫生知道，然後才可以着手，不然冒昧從事，豈不要弄錯了而壞事麼？女士：請你說明吧！還請你一一答我的問。

袁萍影本來懷着鬼胎，吞吞吐吐，現在聽了沈燕女士的妙論，果然精警

透關，把她的羞恥，一層層的打破，頓時心裏光明，剛才忸怩的狀態，早被沈燕的一番議論打倒了！她側耳細聽，點首微笑，表示她已領略其中的滋味了！待沈燕的話完了，她笑着說道：「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醫士真是妙人，毋怪人家都來樂就；至於我的事情，在短時間內，却難作有統系的報告，還是請醫士設問，待我一一的依問詳答，到可以比較清楚些，沈燕女士也很以為然，就按序發問：

你的妊娠，是情人所種下的，還是未婚夫所種下的？大約有幾個月了，怎麼在表面上還一些兒看不出影象？並且這是不是初次孕娠？

這次是第一次的妊娠，並且不是和未婚夫所種下的，的確是和情人所種下的；照時候算起來，至多還不滿三個月，表面上所以看不出影象的緣故，大概也是時期的關係。

那麼你如何斷定是妊娠，而不當他是別種的疾病？你更因何種的感覺而知道他是妊娠，不是病呢？你那腹部中，也覺得有非常的變化或震動麼？

我斷定是妊娠，並不是病的緣故，我有一次和情人交接之後，月經就停止了，精神漸漸地萎靡，飲食漸漸地減退，有時還要噁心冷胃，與往常看見孕婦病日的調兒一樣，在這一層上，我故斷為妊娠；至於自覺的內部變化，起初並沒有重大的影響，直到一月以前，才覺腹部有輕微間斷的震盪，大約在一小時以內，總有一二次或三四次，其餘却不覺得有甚變化。

是了！在初這種震盪是極輕微極少動作的，但現在又覺得如何呢？還有別種感覺，繼續發現麼？

現在震盪的次數，逐漸增多，也是由輕微而覺到沉重了！此外還有兩件事，是否與妊娠有關係？我却不敢斷定，第一是小便頻數，比普通時每天最少

要增出四五次，第二是乳頭緊張，顏色亦漸現烏晦，乳房部分的熱度也比平時增高，這種現象，大概是孕娠所致吧！

是的，以上許多現象，是孕娠所必有的，但你既成了孕，正好等他瓜熟蒂落的生產啊！爲甚麼要墮去呢？

唉！——這也是爲難的事啊！在我何嘗不這麼想！但有不得已的苦衷，非墮去不可！因爲我已許配人家了，並且今年九月裏要結婚了，現在如不將這禍根打去，一天一天，一月一月的過下去，到九月裏，豈不正在分娩的時期麼？怎麼可以做新人呢？故此刻及早設法，請你慈悲我吧！

袁萍影說到這裏，聲音嗚咽了！眼眶兒紅了！呆呆地望着沈燕女士，似乎等她的回音，來安慰自己的愁悶；但是沈燕女士，依然道貌尊嚴，很鄭重的問道：

你既然有了情人，又已經布下了種子，那末你與情人的感情，當然比了未婚夫來得深切，大可以向感情淡漠的未婚夫，推出離婚，爲甚麼反要拋撇了情人，硬剷去情人下的種子，而去就那素無情愫的未婚夫呢？而且在你個人身體上，還多少要受些痛苦，真不值得啊！

醫士：——你的話，我是非常感激而贊成的，也是我很願意實行的，但事實上確有做不到的地方。因爲我那情人，是一個窮措大，自己供養自己還勉強，那裏能有瞻養妻子的力量呢！我未嘗不想脫離了未婚夫嫁給他，他也未嘗不想娶我做妻子，雙方雖有志願，因限於生計，終不能如願，所以出此下策，也是迫不得已啊！

女士：——你錯了，此刻縱然將胎墮去，到九月裏嫁的時候，自然不會其腹膨亨了！然而你的未婚夫，若是有些新智識的人，那還不至於發生問題，若

是腦筋陳舊的人，恐怕對於是否處女的一層，很關心的；這一個祕密問題，立刻就可以戳破，那時恐怕不免要受不住吧！你應得要再三思量啊！

袁萍影經她這一度發問之後，却把自己未想到的題外文章，頓時提醒，不免就躊躇起來。沈燕是何等的聰明剔透，當下見了那付神情，早已不言而喻的猜到她的心坎中事，知道她已心動了！但也不可直捷的逼上去，便又說道：

袁女士：——你就是決計要墮胎，在三月以前，也決不可行，我認爲時期還早，吃藥沒有多大的効力，一時間也不易使他墮下；若說用手術，此時胎兒剛才成形，割除頗不容易，而且孕婦的苦痛，也比平常來得劇烈；我看你暫且緩幾時，一則對於兩方的事，可以審慎考慮，二來即使過了一二個月，如決定打去，也還不遲，九月裏的吉期，也決不至於耽誤，正不必如此的急急啊！

萍影到此，心中活動起來了！而沈燕的話，又句句合於情理，很有考慮的價值，心中十分的佩服她，感激她；故當下便表示聽她的勸告，應允商酌了再定辦法，就辭別了沈燕出美的醫院。臨行的時候，沈燕還與她約爲朋友，並且對於她的事，允爲幫忙，或代爲設法脫離羈絆，這是何等使人銘感的事啊！

袁萍影對於沈燕女士，佩服極了！感激到十二分了！無意間遇着這麼一位見義勇爲的知己，這是多麼的幸運啊！然而她的幸運，畢竟也是她的魔蝎，只要拿結果來證明一下就是了！她自從那天到美的醫院去了一次之後，便和她的情人馮喜漣將此事從頭說明，討論了一回；在馮喜漣得到這消息，既有人幫助，使愛人不被他人奪去，終究做自己的妻子，那有不歡迎之理呢！自然一口贊同沈燕女士的議論，並且很讚許她是個有智識有學問的女子，和她交爲朋友，一定可以得到極新的學識，打破一切疑難的問題。喜漣所以說

這番話，表示要她和沈燕交接，以便促成自己原定和萍影結婚的希望！而成爲事實。

自從那一次相見之後，她倆竟結爲密友了。美的醫院中，也差不多天天有萍影的芳蹤了，沈燕女士的魔力，真不小啊！宣傳的法門，恐怕在研究會裏，要首屈一指哩！然而萍影的終身幸福，却斷送在她手裏，她是提創情人制的第一功臣，也是破壞青年男女幸福的魔鬼；換一句話說：就是青年幸福上的死神。

萍影女士自從與她相交之後，受了她的陶冶，漸漸的同化起來了！把以前墮胎，預備結婚的意思，完全打消，竟決計不打胎，決計和未婚夫決絕，提出離婚，也決計於離婚之後，即與馮喜漣正式結婚，以享那自由戀愛幸福，和小家庭的快樂。她心已決，便一面寫信給家庭裏邊，聲明要和未婚夫脫離關係。

的原因及理由，一方面又直接寫信給未婚夫，很直捷爽快的說：

我現在已另有戀人了。並且已和戀人發生過關係，而有了成績品了，決不能再愛你這麼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了。請你死了心罷！而且我在舊禮教上說來，已是一個不貞之女，照例你也可以不必一定要愛我娶我了！現在我已決計和你提出離婚，你明白些兒，答應了這要求吧！即使你真不答應，我也決不能變我的初志，再來和你作形式上的結婚。總而言之，無論如何，非達到離婚底目的，寧願犧牲我的生命，不能屈我的志向，你如一定不明白，一定要堅持婚約，莫怪我用出最後的手段，請求法律的裁判，到那時非但徒傷和氣，而且你也一定得不到便宜，現在如其爽快利利的答應了，到落得個漂亮。我現在忠告你，請你諒解，至於以前的甚麼八字庚帖，及聘金禮物等東西，可直接向我家庭方面交涉，陸

先生——祝你早得愛侶袁萍影

這封信是萍影起的草，也是經過沈燕女士改正過的，可算堅決到十二分了。隔了幾天，萍影就接到父親的回信，她的父親本來是頭腦陳舊的人，自得了女兒要和未婚夫提出離婚的消息，不免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信中自然是將她痛罵了一頓，還引經舉典的相勸了一番，希望她回心轉意，末後也有很決絕的表示，說「如其要脫離未婚夫而另嫁他人，詩禮相傳的人家是不可能的；你如一定要如此，那麼惟有先和你脫離父女的关系，以後不准你再踏進這個家庭，在你可算原來沒有家庭，在我也算是未生你這麼一個女兒，或者我的女兒已經死了！從此一刀兩段，那就任憑你怎樣？我都不管；莫說你在外偷漢子，就是你在外做娼婦野雞，都由你的高興。」

萍影接到這封信以後，心中非常躊躇，因為她一方面固屬不忍拋撇她

的愛人馮喜漣，一方面對於她相依二十二年的家庭，也一時放不開，真是俗語所說的兩頭掉不落的是了。她想來想去，終究沒有解決這問題的方法，不免又去尋沈燕商酌。沈燕女士是見多識廣，當機立斷的人，這種問題，一經她解釋，自然迎刃而解，更沒有絲毫的懷疑，她說：

家庭有甚麼可戀，世界上惟有情人是可戀的。你現在雖戀於家庭，若是九月中嫁了，試問你還能依戀牠麼？那是誰也知道不能的，你此時放棄了家庭，也不過早幾個月罷了！如與馮喜漣結婚之後，不是也一樣的能夠組織小家庭，享那融洽的樂趣麼？故我說：家庭是不能終身依戀的，可以終身依戀的，惟有情人；而且做了女子，遲早總有一天被家庭拋撇的，你也何苦爭這幾個月的短長呢！依我的意思，你大可以趁此脫離舊家庭的羈絆，而另組新家庭；我并且還可以引一個實例來證明：一舸女士，你雖不認識，大概也聞過她

的名字，她便是脫離家庭的一個，她自擺脫了家庭的束縛以後，自由自在；比了任何人都來得自由；她的情人，連她自己不能確定有多少，受盡男子們的崇拜，享盡兩性間的快樂，予普通女子們以無上的豔羨，你想這是多麼的愉快啊！

袁萍影自從得到了這種奇妙的解釋以後，就把向者一切的疑慮，盡付九霄雲外，一定依沈燕女士的方針進行，決計先與家庭方面脫離，然後進行與馮喜漣同居的計劃，實行結婚，至於結婚以後如何，且等下文報告。

八、冰筵談笑博士逞詞鋒 屬耳垣牆女郎籌妙策

袁萍影女士，因得到沈燕的教訓，決計和家庭脫離關係，也決計毫不反顧的去和馮喜漣結婚，當下也並不向家庭聲明，只是置之不理，竟效法一舸女士的所爲了！

馮喜漣是個措大，這是萍影女士所說過的；並且他的入款，只好供給自己的用度，沒有力量，再瞻養他人。那末怎麼可以和她結婚呢？其中也有一個緣故，因為他得到了沈燕女士的介紹，已得在她們研究會的編輯部裏占了一個位置，專門擔任性慾的作品，故每種研究會刊物上，總有幾篇喜漣的大作披露，版稅所入，也很豐裕；從此便不愁窘迫了！

馮喜漣和袁萍影選定了日子，預備結婚了！真的結婚了！但他倆早已戀愛了，尤其是早已交接過了！實際上說：可算在萍影女士未脫離家庭，未向未婚夫提出離婚以前，早已行過結婚的實際了！這一次不過表面上的結婚罷了！也可以說是「名譽結婚」。

他倆結婚那天，新郎和新娘固屬喜氣洋洋，來賓也個個眉飛色舞，似乎祝他倆能夠擺脫舊禮教的羈絆，而達到自由戀愛的目的。他們的婚禮，非常

簡略不過作一次大規模的聚餐罷了！除了一個證婚人之外，其餘甚麼「介紹」「儐相」「主婚」「司儀」等等人員，一概不用；證婚的是誰呢？舍了新文化博士外，還有誰可以配得上這證婚的資格呢！當時先由一對新人，自己報告戀愛的經過，以及與未婚夫離婚，脫離舊家庭等情形；報告完畢，惹得滿堂的掌聲，如春雷般的響起來！這大約贊成他倆有勇氣有毅力，而能在自由戀愛的途徑裏，另闢出光明的大道來，爲青年們做模範啊！報告經過之後，就是證婚人新文化博士的演說，他總是三句不離本行，甚麼精啊水啊！戀愛啊！情人制啊的搬出許多兩性性慾上的典故來。他說：

今天馮喜漣君和袁萍影女士結婚，把普通結婚禮節，一概打倒，這是多麼爽利脫略的事情啊！我認爲很有使人效法的價值底；但於婚宴中設證婚人一席，未免多事，還爽利脫略的不澈底，足使人引爲遺憾！男

女的結合，憑着雙方的戀愛，是毋容旁人作證的，也簡直是不能容旁人作證；兩性間的戀愛有如商店的交易一樣，我到商店去買一件東西，或者我開了店，拿東西賣給人家，這是不是要旁人作證的嗎？一定沒有這個情理的，那麼戀愛的性質，既和交易相似，爲何定要甚麼證婚人呢？故我認爲多事。至於他們這次結婚，可以使人滿意而佩服的地方很多，不能以形式上的結構來評論的；他倆的結婚，是戀愛的，是真正戀愛的，馮君與袁女士，是由戀愛而交友，由交友而至孕娠，他倆熱烈的愛，在這一層上，已可測驗；然而女士還能因此而拋撇未婚夫，脫離舊家庭的束縛，二人才有今天結婚的好果，這是多麼有勇氣有毅力的作爲啊！多麼能使人家滿意而佩服啊！或者有人說：戀愛是注重精神的，不是注重肉慾的，他倆未婚而懷孕，是不合戀愛的；這種不合性慾原則的理論，我們應

得努力打倒的。甚麼叫做肉慾？爲甚麼要戀愛？爲甚麼戀愛多數發生於兩性之間？這幾個問題，我們應當要認明，不可以看了以前那些不合原理的理論而盲從；要曉得以上三個問題，有連帶關係，戀愛底目的，當然是在求永久的結合，也就是要得到永久性慾上的安慰。照此說來，戀愛是根據性慾而發的，結婚就是戀愛的結果；戀愛這件事，雖也可以行之於同性，但終究異性的占據大多數，照百分法計算，異性要占到百分之九十九，而同性的占據百分之一，大家都認兩性間的戀愛是正常的。我還敢說：兩性間的戀愛，先發生了肉體的關係，然後才結婚的，也可以占到十分之九，馮君和袁女士有今天結婚的好果，也是從先行戀愛而起，這不是一個確確鑿鑿的新證據麼？兩性間的結合，既起因於戀愛，戀愛時決不肯請旁人來作證的，也決不容第三者參加的，那麼結婚既以

愛慾爲前提，也大可以不必請人作證。我以爲結婚的儀節，當然要努力打破，甚麼都可以廢除；非但如是，並且連結婚的宴會也用不着。尤其是結婚二字，一併都須打倒，不如爽快快說。今天和誰戀愛，就算和誰結婚，明天換一人戀愛，就是換一異性結婚，不必因名分的限制，不必要始終而固定，豈不形骸脫略，絲毫沒有牽滯呢！今天馮君和袁女士能打倒舊禮教，由朋友至於戀愛結婚，我固屬贊成他們的勇氣，佩服他們的毅力，而使人家做個模範；我並且預祝他們倆將來愛弛之後，能實行離婚，能實行情人制，各人揀意中可愛的人而相交，那才是真正有勇氣有毅力，而可以使人敬崇，使普天下的青年，都知道戀愛的真諦！到那時我便額手揮巾，頌揚這一對造成世界真正戀愛的新人物！馮袁二位，你們要努力前進啊！

博士這一篇絕妙議論的演說，在賀客歡笑聲中，戛然的截止了！跟着一片掌聲，又甚囂塵上，把人家的耳朵也幾乎震聾了！掌聲停了，又是一片呼口號聲，哄然而作，一片音的喊着：

舊禮教是青年戀途裏的電網，同志快快努力的剷除。

打倒舊家庭及頭腦陳舊的家長。

打倒剝奪女子自由的舊式可殺的男子。

擁護情人制即是擁護青年的幸福。

女子趕速起來，實行解放，以求自由戀愛。

情人制是青年戀途裏唯一導路的燈塔。

情人制萬歲。

這一片歡騰呼喊之聲，震得日黑月暝，連牆壁也幾乎塌了下來，呼聲既

畢，酒菜也完全了，於是來賓都一哄而散，各自去做他們的事去；新郎和新娘，也並肩攜手出了禮堂，坐着車子，回到小家庭中做他們的下層工作去了！但他們這一番的歡宴演說鼓掌呼口號，在那一起人，固屬是表示洋洋得意，而別室的客人，却被他們喧恬得連頭也漲了！

馮喜漣和袁萍影正式結婚了！實行同居了！他倆的愉快，當然達到極點，飲水思源，所以能受到今日的愉快，都是受的沈燕女士的厚賜！如其當時沒有此人，這樁事情，無論如何，是不會成功的。他倆在愉快之餘，也不能不感激沈燕女士的一番撮合的苦心。

沈燕的略歷，我上邊已經敘述過了，她和志霄自相識了王煥亭經理以後，就交了幸運，開設美的生產醫院，也可算計劃的成功；在理無論何方，都可以沒有遺憾了！但古人說：兩大之間難爲婦，然而兩婦之間，也何嘗好爲夫呢！

王經理處於兩雌之間，雖手段高明，本領強硬，將前次一場醋潮調解開了！她倆表面上雖回復了親善，在心頭上終不免有些芥蒂，況且那種口頭的條約，任你如何也不會發生効力的；故有時因了分羹不勻，依然的澎湃激盪，掀起醋海的狂瀾，王煥亭奔走兩間，擔差認錯，還一時不容易得到雙方的諒解。唉！——他費了許多金錢和精神，本來是求快樂來的，到這種情形之下，反是拿了金錢精神去換煩惱了！

沈燕女士，原是一個已經嫁過人的孀婦，並且已經生產過三次，任你如何的美人，任你如何的珍攝，生產過一回，姿色起碼要減去若干，沈燕本來也不過中人以上的姿色，又因平日濫交，統計她婚前婚後，一共孕娠過五次，生產過三次，就是美麗無比的人，經此之後，也起碼要打個對折，何況她原甚平常呢！而且她的美麗，既經生產孕婦而磨滅了，她的年紀，也逐漸的增加了！俗

語說色衰愛弛，年長被棄，這確是不易的定論，年長而色衰的人們，萬不可以和輕年美貌的人爭短長啊！

王煥亭對於她二人的爭吵，在表面上却從來不行左右袒，一味裝出足恭如也的樣子，表示勸慰，而使雙方和好；其實他心中何嘗不憎厭沈燕的色衰年長，而暗中確護志霄女士呢！不過在對方前不顯出來罷了！然而在沈燕自己心裏，也曾想到這層，故對於王煥亭和志霄女士的一舉一動，非常的留意，格外的關心；有一天是她輪值產房的日子，她照例要把各孕婦診視一回，但這天她却推說身體不好，請一位助手代理了職務，她却暗暗地偵察二人的蹤跡。志霄女士的房間，本來在貯藏室的間壁，其間隔絕的地方，不過一層薄板，差不多如一間房子一樣，沈燕曉得她倆趁自己值日的時候，一定有秘密的談話，她便藏身在貯藏室中，竊聽他倆的談話，果然被她料到了，他們二

人的祕密談話，都入了她的耳朵了！從此又鬧起一海醋波來了。

他說：我與她不過表面上的敷衍，何嘗是真心的愛她呢！我屢次的勸你不要和她吵，就是這個緣故。你爲甚麼終究一些兒不聽我呢？鬧起來是算有趣的嗎？

她說：不要臉的老妖精。自己不憚憚年紀，不照照面孔，黃土泥將要到胸前了，還拚命的要爭那個調兒，真不識羞恥透了！還有你這們個人，專門喜歡年高德劭的東西，抵死的愛着她，抵死的回護她呢！

他說：這真冤透了！我甚麼上喜歡她年高德劭，我甚麼上回護她？我勸你不要用這酸溜溜的話來冤人了！我在你面前肯發個重誓：如其我是真心愛她，真心回護她，叫我輾死在馬路上的車輪底下，這麼你總可以相信我了！不至再用酸素作用來冤我了！如其你對於我這信誓還不能信任，那麼我也沒

有法子博你的信任，請從此決絕，讓我自殺罷！那時你總可以知道我的心了！志霄——你現在究竟能夠信我的話嗎？能夠打破往時的疑慮嗎？快給我個滿意的答復。

她說：這又奇了！枉空做了個男子，還是賭神罰咒，做出那鄉村老婆子不要臉的行爲來，算了吧！你的話，我算相信了你的誓，我也作爲承認了！乖孩子——這不是我完全信任你，不過是舍不得你自殺，也是怕你真的自殺了，我擔當不起這個罪名，尤其是受不了那老妖精的折磨，算我信任你就是了！

他們倆談到這裏，忽寂然無聲了一會！才有吃吃的笑聲，和噓噓的喘聲，發出來，一樁樁的都向沈燕女士的耳朵裏送去。在他們倆固然以爲沈燕在班上，此刻正在診視孕婦，也並不防到有人竊聽他們祕密的；在沈燕女士，潛身貯藏室，却從頭至尾，聽得清清楚楚，心中突然湧起了不可思議的幻象，有

如麵糊裏放了小蘇打，頓時發起酵來一般，好不難挨。把個當機立斷的沈燕女士，也弄得千頭萬緒，沒了擺布。

沈燕女士氣極了！憤怒極了！酸素的作用，竟達到百分之九十九了，她不能再在貯藏室竊聽了！便一直奔回自己的臥室，躺在床上，蒙頭而臥，其實並不能真的入睡，不過借此籌劃妙計，來對付二人罷了！沈燕是多麼老於經歷的人，剛才驟受激刺，以至腦筋一時紊亂了，此刻暖臥一回，依舊回復了原狀，運用靈思，竟被她想出個妙法來了！她絲毫不露聲色，處之漠然，仍舊行所無事，與王煥亭固然格外的要好，就是對待情敵志霄女士，也越加親善，着着讓步，弄得二人到覺得奇怪而感激起來，從此又相安無事，過那愉快的日子了！

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光陰真快極了！啊！倏忽之間，已經三個多月，這三個月中，非但沈燕志霄沒有起過掀然大波，連小接觸也未有過一次，多麼的安穩

啊！然而事有出人意料之外的；王煥亭在這三個月。身體漸漸的萎弱起來，雖用中西補品滋補，也不見甚麼効驗，臨了兒竟生了一場大病，好容易醫治好了，總算沒有喪了性命，病好了之後，飲食方面，竟其大增其量，比了平時加出一倍以上，身體也逐漸的肥胖起來，容光煥發，比了往昔無病時，更來得豐腴了！這豈不是一件奇事麼？但是他身體雖然肥胖，他那生殖機能，却完全消滅了，陰莖萎縮，竟失掉了挺舉的可能性，任你用甚麼方法來引誘牠，終是如臥蠶般的蜷伏；這一來非但把王煥亭驚嚇的了不得。連一個志霄女士也連帶的急壞了！獨有沈燕女士，却抿着嘴在旁邊暗暗地匿笑，要知王煥亭因何得到這種疾病？以及她二人的事情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九、好夢如雲悵懷陳跡 新妝入妙小戲情人

王煥亭得了奇疾之後，心上非常的懊喪，連志霄也急得昏了！獨有沈燕

依然行所無事，毫不在意；起初還以為是久病之後，才有此等現象。久後或者有痊可的希望！誰知隔了兩個月多了，還依然如蛻繭的春蠶，絲毫沒有挺拔的影象。這一來更加急了！馬上去請醫生診治，據說這是虧損太過，很不容易治療，非經過長時期的休養，不能望其復原；西醫如此說，中醫也如此說，自然只好緩緩的設法醫治了。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中西藥物吃了不少，依然是絲毫沒有一點效驗。

王煥亭成了性慾上的廢物了！不能再和兩位產婆相周旋了！這是多麼失望的事啊！志霄女士，就不免因這失望而懷起怨憤來了，即王煥亭也未嘗不引為遺憾，惟有沈燕却百不管，這豈是她制慾功深呢？還是另有愛人慰她的岑寂？其中另外有個緣故在着，王煥亭的萎化，可以說是沈燕和志霄兩位產婆嫉妒爭奪的結果。

王煥亭的萎化，是沈燕和志霄嫉妒的結果。——這句話怎麼講？原來沈燕自聽了他二人的祕密談話，以及深深的誓言，心中的憤恨，真達到沸點以上，他竟毅然決然的籌劃對付的方法；這對付的方法是甚麼呢？就是用一種藥物，混在飲食裏，使他於無意中吃下，漸漸地將他的性慾能力減退，久後成爲廢物，使志霄女士受精神上的痛苦，不離開王煥亭，永遠得不到性慾上的安慰；這不是她們二人因爭奪王煥亭而生妒忌，由妒忌結成這慘果麼？沈燕女士的手段，是殘忍極了！

王煥亭變成廢物了！沈燕女士，當然是失望，——得不到性慾的安慰，精神上受着不少的痛苦，當下醋海裏的怨氣，也可以消釋了！但她自身的問題如何？她自己的性慾方面，用甚麼來安慰？若說她如此舉動，是完全爲了出氣，而寧願犧牲一切，這就是損人不利己的行動，我說聰明剔透的沈燕女士，

決不至如此的愚鈍。

志霄女士，沒有方法補救王煥亭的奇疾，難道沈燕女士另有妙法補救麼？——一定不，她又不是神仙，怎麼能爲人所不能呢！但她在計劃的先，早已如狡兔般覓得三窟，然後才毅然下此毒手，分明是有恃無恐！換句說：她早已另外覓到情人，就犧牲了王煥亭也一樣有人去安慰她的精神，滿足她的性慾，儘可舍此就彼。

沈燕女士是另有情人了！她的情人，究竟是誰呢？不是他人，就是沈燕曾經替他們拉攏成婚的馮喜漣，因爲馮喜漣既然感她拉攏之力，與袁萍影才能達到目的，又感激她推薦之功，才可以在研究會裏任職，拿到優厚的俸給；他受恩知感，故沈燕的所求，無不奉命維謹，沈燕自從與志霄鬧過醋潮之後，就和他實行肉的爱了！

女子的心地最狹窄，這句話是人們所公認的；那麼馮喜漣和沈燕的交接，是瞞着袁萍影的呢？還是大家公開的瞞着她呢？到也不成問題，若說是公開，她倆熱烈的愛情中間，怎麼容納第三者的加入呢？怎麼不會鬧起醋潮來呢？這一則是沈燕女士的手段靈敏，可以消彌一切，二來也是袁萍影女士的寬宏度量，可以允許她的加入，可憐的馮喜漣先生恐怕弄到將來，歸根結底，不免要做王煥亭第二吧！他還兀自的做那情人制的迷夢，做沈燕女士的奴隸。

自從王煥亭廢體之後，沈燕固屬有馮喜漣的安慰，不生問題；但志霄女士又怎麼能甘心度這無聊的光陰，冷寂的生活呢！自然也只好拋撇了中看不中用的王煥亭而另尋機遇了！

志霄想要覓情人，自然首重交際，交際社會。原來的愛慾貿易所，其間不

論精粗美惡，應有盡有，任憑選擇，定能得到滿意的結果。故她就注意到交際的途徑上去，在從前交際的場所，不外遊戲場、影戲院、公家花園等，現在的愛慾貿易所，却移到舞場裏去，除了不留心愛慾的人沒有關係外，如要求情人，一定非向舞場中去覓不可；於是志霄女士的蹤跡就常常臨存於跳舞場中。

上海的各跳舞場裏，本來有研究會、宣傳大隊的常駐員，她也是研究會的會員，同志相逢，當然竭誠招待，挾所願而來，決不使她空手悵惘而去的；志霄身入舞場之先，已和宣傳的同志經過一度的接洽，在舞女——宣傳員，在舞場裏，各有各的拖車，各有一部分魔力，至於拖車的多少，要看各個的魔力而定，最多的竟有七八輛，止少也有一二輛，略為分惠些人家，本無不可，分惠給自已同志的姊妹們，更其是不生問題。

志霄女士的蹤影，時常出沒於跳舞場，衣履翩翩，起先還是獨往獨來，很

嫌孤寂；然而隔不多時，也居然得到了相偎相倚的情侶，挽臂踏歌於樂聲燈影中了！她的情侶，是一位廣東人，姓孫名字培凱的，年紀很輕，麗兒也來得俊俏，但她從何認識孫培凱，更從何結爲情侶呢？這都是她的同志黎媚梨的介紹，而作成她的。

黎媚梨在現在跳舞界中，可算得第一顆晶亮耀目的星了！她的舞技和美麗，都可以使人顛倒，幾於談跳舞的人，誰都知道有媚梨並且也是誰都崇拜媚梨的，她的大名，非但震動全埠，而且震動全國，這都是報紙捧吹之功，也是她善於交際的效力。

有人捧場，名聲就響，名聲一響，捧的人自然更多；媚梨是舞女捧的人多極了，名聲也響極了，於是乎拖車的節數，也逐漸的增加了！由一節方二三三節，再由二三節增至四五節，以後逐漸增多，竟至她因拖車之多，而牽制龍頭

的速率，使她周旋不開，而她却不憚煩勞，開足了馬力，勉強拖個迴旋，無論如何，總不使人家有一些兒失望。

孫培凱原來也是媚梨拖車之一，但他因為節數拖得太後了些，親得龍頭拖掖的時候很少，心中很爲悵悵，今番得媚梨的介紹，和志霄結爲情侶，自然非常歡迎，況且志霄的舞技，雖遠不如媚梨，而美貌到也不相上下，並且年紀比媚梨略爲輕些，很有可取之處。培凱自然樂就，二人從此竟成了親密無間的膩友。

他倆自結識之後，親密到十二分，一刻也不忍分離，舞場裏也爲他倆添上一個位置，每到夜間一點鐘以後，就見他倆摟抱着跳舞，於悠揚樂聲裏面，這差不多已成了每日的必修功課。至於二人肉體上的愛，恐怕也和跳舞成同等的比例。在志霄女士呢，本來是久曠的人，得了孫培凱，自然久旱逢甘雨，

如獲玉寶一樣。在培凱呢，得此美貌多情的舞侶，已屬意外，況且又不似舞女般的苛索，即是偶然有所需求，也是應當的酬報，因此上對她非常表示真切的戀愛。他倆相處久了！大家的性情，都很投契，都很和洽，各個都自知永久不至發生破裂，於是就爽爽快快的訂了永久的婚約，志霄女士又設法來與王煥亭及美的醫院脫離關係。

沈燕與馮喜蓮，志霄與孫培凱，四人的事，雖說是極其祕密，極其隱諱，然而時深月久，終沒有不洩漏的，而且瓶口扎得住，人口扎不住，自然會漸漸傳揚開去。王煥亭雖然廢體，還沒有廢掉聽覺，怎麼會毫無聞見呢！但是也沒有方法去制止她們的行動，並且自己和她二人的結合，也沒有正式的手續，又是廢物，爭也無益，還是假作癡聾的好；誰知她們竟會立刻反臉，宣告脫離呢！王煥亭到此才感覺到現代女子與男子給合的關係，都是肉慾的需要，並沒

戀愛的價值，尤其是談不到情字。

志霄女士先向美的醫院院長沈燕女士提出辭職。同時向王煥亭表示以後斷絕關係，並且把友誼的關係也根本取消了！王煥亭雖依依不捨，用許多甜蜜的話慰留她，但她却毅然決然，頭也不回的拂袖而去，絲毫沒有留戀和惜別的態度。

志霄女士的交涉辦妥了！她和美的醫院及王煥亭的關係，完全脫離了！從此和她的新愛人孫培凱度那肉林舞陣中浪漫甜蜜的光陰了！在這時候，誰也不能不豔羨他們一對新情侶的愉快啊！或者有人因豔羨而發生出許多不可思議的感觸和嫉妒呢！他倆自覺方面，也感到同等的境象，跳舞得越發勤了，跳舞越勤，愛慾的程度，越發增高，幾乎要達到攝氏寒暑表百度以上。然而日久生厭，本是人類的常情，尤其是女子們最易變易，果然不上三個月，

志霄女士對於跳舞，覺得淡漠而沒有興趣了！但她並不是厭棄跳舞，不過對於普通流行的跳舞，有些淡漠罷了！她也並不因此一端放棄跳舞，却還絞盡腦汁，研究出那別開生面的跳舞。

志霄女士對於普通流行的跳舞，舞得厭乏了！要想發明一種新奇的跳舞來，使人驚心動目。但發明非易易的事，跳舞的方式，又橫豎不過數十種，一時要在這數十種之外，再發明新奇的——美的——合於藝術的——跳舞，豈不是難上加難麼？然而事有湊巧，竟予她以發明最好的機會！這機會就是報紙上的一段廣告，那廣告是東方美容院發售「美容套」「美手袋」的，二物的効用，也有極詳細的說明，志霄女士一見之下，就觸動靈機，知此物正可借重，立刻就趕往東方美容院購買一套。

她買到了「美容套」「美手袋」之後，回到家中，依照說明書所載，試用

起來，扎縛好了，向鏡中一照，自己不由得撲嗤笑起來了！因為面部套着，宛如影戲中的蒙面女郎，兩手套了袋，宛如帶上了拍球的手套，神情非筆墨可以形容。但如此裝扮，到很可以使人注目，那撲嗤的一笑，怕就是她喜悅的表示吧！

志霄女士的新發明，居然試驗成功了！心中夠多麼愉快啊！但她事事既沒有和培凱說明有發明新術的意思，以後凡是購套——化裝——成功——等事情，培凱也一些沒有知道，這並不是她故祕其事，不過如其事前先事舖張，偶然試驗失敗，恐怕引起他的調笑罷了！女子的心，何等的精細啊！

現在試驗已得到圓滿的結果，她已認定「美容套」「美手袋」二件東西，是新奇的——美的——藝術的——合用於化裝跳舞的了！心中自然愉快到萬分，愉快極了，就想和培凱先開一個頑笑，這天晚上，趁培凱出外之際，

便將那二件妙品，結束好了，假意蒙着被躺在床上，等他回來上當。

天色晚了！培凱果然戀着他心愛的志霄，匆匆的地奔回家，中只靜悄悄不見她的影兒，趕到房中一瞧，見她蒙着被臥在床上，疑是她身體上有甚麼不適。

我心愛的志霄，我回來了！你爲甚麼晚飯也沒有吃就睡了？可是身體不快樂麼？

培凱殷勤的問着，可是她氣也不透一口，他又疑她等得煩惱了生氣，又柔聲和氣說：

心愛的，你遮莫因我回來得晏了，等得麻煩，在那裏生氣麼？是我不好，使你長日遙遙受那寂寞，以後我決不再這樣了！你恕我這遭罷！

培凱向她陪着小心底說，但她依然是不聲不響，不瞅不睬底蒙着被自

顧酣臥；這一來真弄得培凱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路了！心裏也萬分的急了！急了也顧不得甚麼，逕去揭被看視，被角兒剛揭起了少許，就聽他很驚異的說：

怎麼？——怎麼？——這是甚麼？………

他驚詫的說，還沒煞尾，忽被角一翻，伸出兩只可怕手來，將他兩臂，緊緊地握住，面套上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珠子，對着他滴溜溜轉個不住。他幾乎把膽都嚇破了！

一會兒，手也鬆了！牀頭人的面套也除下來了！重復輕舒皓腕，拍着培凱的肩膀道：看不出你雄糾糾一個男子，膽子到這樣的小法，此刻還呆呆地幹甚麼？到此培凱才定了神，仔細一看，坐在牀頭的，不是好端端的一個志霄女士嗎？始知剛才才是她尋自己開心，不防倒嚇發了急，暗暗地也自己好笑起來，一面就牀頭拾起那怪東西來看觀。

這種東西是何處去弄來的？要牠何用？倒真把人嚇得魂靈兒飛去半天呢！

培凱帶笑的問着她，她說：這東西是東方美容院買來的，價錢到很便宜，只出了四塊洋錢；至於牠的用處，我却與別人用牠的目的不同，人家用牠，是要求美容美手的，聽說効驗非常神速！我現在容貌本美，本來用不着牠；因爲我近來發明了一種化妝跳舞，到似乎可以借重牠，故去買來一試，果然很是合用；剛才因你出外，故假作睡態，和你開個頑笑，你就嚇得怪叫起來。

培凱聽著，笑了一笑道，人家冷不提防，怎麼不吃驚呢！明天照這副打扮上跳舞場，還不知要引動多少人的注意和驚異呢！也虧你想出這種奇妙的方式，還怕不哄動一時麼？二人又討論了一會跳舞方法，準備明天上場去了！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等下文再敘。

十、辭故壘沈燕下堂 感前情喜漣入殼

培凱和志霄女士安安穩穩度那甜蜜愉快的光陰，酣歌膩舞，其樂陶陶，我且暫擱置一下，容後再行補敘。現在不免將沈燕女士和王煥亭等的事情，抽空先敘述一番，也可以清清眉目，不至顧此失彼，也是行文上一定的次序。

自從志霄女士脫離了美的醫院之後，王煥亭固然依依不捨，感覺十二分的痛苦，幸而還有一位沈燕女士在着，雖不能再發生肉體的愛，然而虛與委蛇，也很夠安慰他的寂寞，精神方面，還不至萬分的枯寂，但有時把前塵一回顧，拿一樁樁過去的事，來和現在一比較，歡樂懸殊，也得揮幾點熱淚；原來無論何人，只須將前塵回顧一下，都有可以引起傷感的機會，不獨王煥亭是如此的。

沈燕女士不是已和馮喜漣發生了戀愛麼？不是已由戀愛進而實行情

人制麼？爲甚麼不像志霄般給他個溜之大吉，還和他作表面的依戀呢？這很可使人注意啊！不——凡以上等等事情，都是他預計劃中應有的步驟，她並不是永遠這樣和他作表面底依戀的，但因時間未至，不能不虛與委蛇罷了！她是何等細心而有手腕的人，怎麼肯平白地作無謂的依戀？

她所嫉妒的是志霄女士；她所掣礙的也是志霄女士；志霄不脫離，她便不易着手進行她的計劃，她又知道志霄終究必脫離，故耐着性子待時而動；果然沒多幾時，志霄真的宣告脫離了！沈燕雖也曾經以院長資格，再四挽留，但是一種表面文章，自她脫離之後，沈燕就將院中的財產，逐件設法搬運開來，都用個人名義，存入銀行，把王煥亭數年的積蓄，一起據爲己有；手續完全辦妥之後，時機已至，悄悄地委託律師，寫信，王煥亭聲明脫離關係，還要求他酌貼贍養；煥亭到此，方知上了她的當，金盡囊空，除了美的醫院用具什物之

外，竟是兩袖清風，只得開籠放鳥，任她自去，美的醫院，也只好從此關門大吉；好好一個旅館經理的王煥亭先生，到此竟宣告破產，這雖是他好色所致，然而也何嘗不是受情人制之賜呢？唉！天下受情人制之賜的，又何止一個王煥亭。

沈燕和煥亭脫離了煥亭的財物，也一古惱兒入了沈燕的腰包；俗語說：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，她如今手頭豐裕，甚麼事不能稱心如意呢！馮喜漣和她本來已發生過肉的關係，袁萍影女士：雖然明知其事，因感她撮合之功，也不去干涉她們的行動，這會子見她脫離王煥亭要和喜漣實行同居，就不能甘心沈默了！屢次要想發作，可是被她金錢的勢力壓迫住了！又只好默爾而息。唉！——可憐貧困的人，連男女間正常的愛情，也會受第三者的壓迫，真可嘆極了！

喜漣因她浪漫的程度，比萍影來得高，故早就恭維倍至，愛不忍釋，此次又加了無數的金錢，又加二加三的崇拜起來，她要怎麼便怎麼，有如兵士服從命令一樣，從來不作興有半點兒違拗，萍影雖覺得沈燕礙眼，隔膜夫婦間的感情，只因丈夫愛上她，也沒法制止，反是沈燕視她如眼中釘，要想將她設法拔去。

沈燕女士反覺萍影牽掣，在自己和喜漣的情慾上發生障礙，便直捷爽快的叫喜漣向對方提出離婚，喜漣自然惟命是從，將種種離婚的理由，向萍影提出，並且允許他給一千元的贍養費，萍影心中，本來不願離婚，也是沒有想到喜漣會和她提出離婚的，但她原是一個弱者，一得到這個消息，已是氣得發昏，再也想不出對付抵抗的方法，回想他既不愛我了，總然依草附木留在此地，也沒有生趣，到不如爽快快一刀兩段的好，不過回顧從前結合的

時候，暗暗罵一聲浪子負心罷了！而喜漣提出的離婚條件，就這樣無抵抗的接受下來，略爲部署，馬上實行分居。

她倆離婚了！新文化博士在結婚宴上的演說：不是有一我並且預祝他們倆將來愛弛之後，能實行離婚，能實行情人制，各人揀意中可愛的人而相交」的一段議論麼？如今也總算敬副雅意，居然實現了！但袁萍影在舊社會中，可以算得新人物，若在新社會中，還可算是「老古董」，而且是個弱者，她看這離婚問題，重大的了不得，丈夫和她離婚，竟視爲非常事變，氣悶的了不得，一時竟不容易看破，直到時間性漸漸地過了！才稍稍淡漠。

她自從脫離了喜漣，就另外找一所房屋住着，這同居的房東，是個北京的商人，一家共夫婦倆和一個兄弟，閒着沒事的時候，也大家聚在一起談談天，那房東姓佟，兄弟兩個，聽他們常以老二老四相稱，她也就依樣葫蘆，跟着

他們稱呼，對於婦人，就稱一聲二嫂，那佟老二住在家中的時候極少，常奔走南北做販賣，往常同居，只有他們叔嫂二人，到也很是清靜。

佟二嫂已是個半老徐娘，然而風騷的態度，攝魂的眼睛，還似青年人一樣，的可以使入發生感觸；在萍影冷眼中，也曾經看到她幾件風流浪漫的事，她正在失敗的時候，見了這些事，非但不覺感動，還不免暗暗地笑佟二嫂過分癡情。相處久了，她才知道二嫂雖年紀大些，却是現在第一流的浪漫人物。心裏到有些卑鄙她，因為她竟如從前聽沈燕所說的情人制辦法，差不多天天換一個情人的，也就是新文化博士說的高興和誰要好，就和誰要好了！

佟老四本來還沒娶親，雖也時常得嫂子的潤刷，但終不能滿足，自萍影同居之後，他就存下個要娶萍影的決心，故非常的暱就，有時也微微的露意來試探她，有時也用別種法子來打動她；可是她竟其貌如桃李，心如古井，一

些兒也不在心上；老四又請嫂子替他設法，終究被二嫂用藥物的力量，將二人牽合在一起，這也算是杜人口舌的一法；但可憐的萍影，始終沒有知道，自己所以矜持不住的緣故。

萍影自從受了一番刺激，本來已看破了！立志不再和男子發生關係，今次又墮落了！不免就和老四要求嫁娶，幸而老四的頭腦也新不透，山盟海誓，共訂互相死守，不準遺棄，自此他倆又成了先行交易的未婚夫婦了！親愛極烈，無話不談，萍影就不免問起二嫂之事，老四笑道：虧你連這們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也不認得，難道連性潮都沒有看過麼？那江小平口中的瓊花姐姐，不就是她麼？你真呆透了！

你莫要來騙人，性潮我也曾經看過，書上統共沒有姓佟的，瓊花是董二嫂啊！誰也知道的，照江小平說，她本來是個極規矩的婦人，就是受了他的誘

惑，和他愛戀之後，還常常叮囑他保守祕密，免得被丈夫知道，鬧成笑話呢！誰似你嫂子那樣的浪漫，任何男子，個個都歡迎的啊！

萍影很不信任的說着，老四也笑了笑道：

你道性潮上的人，都是真姓名麼？做書的不是呆鳥，決不會直書的，除了新文化博士之外，恐怕連作者也都署着別號，書中人更不必說了！佟董兩字的聲音，本來差不多，故就借來影射；至於二嫂從前本來一向規矩的，自從受了江小平誘惑之後，就漸漸地放浪了！後來事情弄穿了，老二也知道了，雖將江小平逐走，但她拉破臉皮，反不知顧忌起來，索性東勾西搭，是人便要了！這會子在京中幾乎鬧下一樁大亂子，名聲更是壞了！老二雖是商人，面子上實在拉不下了，故才搬到上海來，不然誰高興這般南北奔馳呢！你如不信，儘管去問她自己，好在她也毫不隱瞞的。

萍影聽到這裏，方始信以爲真，又問道：

照你說來，董二哥、董二嫂已有了人了！江小平想來也自然是化名了！不知他究竟是誰？至於二嫂既然有此等醜事，你哥哥爲甚麼不和她離婚？要這樣吞聲受辱呢？

老四說：江小平當然是化名，你要認得他，非常容易，包你可以見着，這到不成問題；至於老二所以忍氣吞聲，憑她要怎樣便怎樣，不能和她離婚，這也不是沒有緣故的；老二本來學了生意，幫着人家，一些也沒有發展，心中非常的抑鬱，可巧娶了這位嫂子，她手頭到有一千多塊錢，就拿來做了本錢，自行營業，誰知老二運氣不好，連年折本，不上三四年，早已折去八成，剩不多了！急忙改換營業，已是功不補患，每年所賺，不過家中衣食之費罷了！這一二年中，運氣好些，每年可以積蓄頭二百塊錢，還不夠她本錢很遠呢！你若看不過，和

她提出離婚，她一定要追還那筆款子，豈不弄到破產麼？這是金錢的壓迫所致啊！何嘗是老二情願開着眼帶這頂綠帽子呢？

萍影聽到這裏，不覺又勾起了心事，引動了悲感，竟落下淚來；她想：我和喜漣本來促對兒很甜蜜的度日，忽來了那惡魔，用金錢迫他和我離婚，非但不願，就是喜漣也未必真願意。佟二哥眼兒着妻子的浪漫，帶上綠頭巾，心裏一定非常的想和她離婚，又受了她金錢的壓迫，不敢提出。不願意離的，竟其離了！把不得離婚的，却竟離不了！金錢的魔力，可大極了！金錢的壓迫，可重極了！試看天下人受痛苦的，誰不是金錢造成的啊！萍影的悲感，也可以代表大衆呢！

萍影悲感極了！竟哭起來了！把個佟老四弄得莫明其妙，好容易用溫言蜜語安慰她，替她拭乾了淚，才止住了；自此之後她對於老四雖十分親密，對

於二嫂却非常冷淡，故曾向老四提出結婚以後與兒嫂分居的條件，他也答應了！他因了她的緣故，也漸漸地冷落他的嫂子，常說二嫂不如四馬路上的野雞，浪漫爲生的二嫂，也不顧一切，還是終日到夜，專在肉慾上求她的快樂，取精用宏，擇肥而噬，在上海浪漫界中，到也占着一個重要位置。

二嫂的浪漫，雖說是天生情性，然而江小平確乎是引導誘掖的第一功臣；她從前在北京時候，因被佟二哥將江小平逐走之後，已失却了一件懷中祕寶，後來雖結上了好幾個情人，但都是中駛以下的人才了。無當意，不過隨時消遣消遣罷了！末了得到一個小白臉，是某部司員的兒子，兩下打得火熱，差不多也夠得上江小平的資格；她有了這夾袋中人物，把從前許多情人，漸地拋撇開去，因此就引動了這一班人的嫉妒，與他勢不兩立。

她因愛了小白臉而受多數情人的嫉妒了！人家將要和她爲難了！這在

浪漫場中，是何等可怕的事啊？但她還做夢似的，毫不在意，結果竟弄出爭風的事來；那位小白臉，被一個警界中任職的陸永，用武力對待，打了一頓，打得三魂縹渺，六魄悠揚，幾乎沒喪了性命；這麼一鬧，二嫂的聲名大震，引起社會的注意，口碑載道，二哥弄得沒法，又恐怕以後再鬧出同樣的情事，或竟因此而釀人命，到不易解決，才想出移家的念頭，搬到上海暫住。

她自從搬到上海之後，依舊不安於室，找那浪漫的生活來過，上海是甚麼地方，女子要結一兩個情人，算得甚麼一回事；而且精粗美惡，應有盡有，真可任憑選擇，故二嫂住不上一個月，已得了許多情人，後來索性變成了半開門式，任是何人，都能向她要求性慾上的安慰，有時也匹馬出征，以後的奇遇，正層出不窮呢！欲知後事，且看下文。

